雅众诗丛·国内卷

商禽 诗全集

商禽 诗全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商禽作品简体版首次引进

中文现代诗开拓者

享誉国际的现代文学奠基人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雅众诗丛 · 国内卷

商禽 诗全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商禽作品简体版首次引进

中文现代诗开拓者

享誉国际的现代文学奠基人

商禽诗全集

商禽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雅众文化 出品

出版说明

本书所依据的版本是由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于2009年出版的繁体初版《商禽诗全集》。为尊重作者，应作者家人要求，书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乃至某些用词习惯，均做保留，例如“的”“地”“底”“做”“作”等字的用法及部分标点符号的用法。为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避免误会，正文中部分用词做了必要的编者注。

本书收录了作者诗歌创作生涯中的所有诗作，并收入三篇论述性短文，完整地体现了商禽的写作风格与思想历程。

快乐贫乏症患者

商禽的诗降临在封闭的海岛，为的是精确定义他的时代，他的家国，他的命运。如果语言紧锁在唇腔，如果思想禁锢在头脑，如果欲望压抑在体内；灵魂找不到出口时，那种感觉是什么？精神被绑架时，滋味又是什么？商禽的诗行，显然是要为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他的语言委婉、含蓄、谦逊，竟能够使虚伪的历史无法隐藏，也使扭曲的记忆无法遮蔽。

他的文学生涯横跨半世纪，却仅完成不到两百首的诗作。对照多产的台湾诗坛，商禽可能是属于歉收。但是他在美学上创造出来的纵深，往往引起无尽止的思索与探索。他困难的诗行里，确实延伸着歧义的迷路；不过来回逡巡之后，毕竟还是有迹可寻。在心灵不快乐的密林里，绝对不可能存在着愉悦之旅的奢望。完成阅读的跋涉之后，就不能不承认诗人拥有百分之百不快乐的权利。

商禽作品是属于困难的诗，读者不得其门而入时，遂诉诸种种方式来贴近。然而，各种理论、主义、口号、意识形态都难以抓住他的诗风，反而是他的诗艺回过头来抓住所有的诠释者。至少有两种标签习惯加在他作品之上："散文诗"与"超现实主义"；前者是指形式，后者是指内容。许多读者宁可倾向于相信标签，却懒于阅读他的诗。由于散文诗一词的滥用，使得他的诗人身份变得非常可疑。也由于超现实主义一词的恶用，使他的诗艺与诗观常常引来误解。百口莫辩之余，商禽只能选择沉默以对。不过，他也有不得已而言的时候，必须为自己的诗表示态度。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以散文写诗，而不是写散文诗；重点在诗，与散文无关。同样的，他也拒绝超现实主义的封号。对自己的诗观他颇具信心，坚称超现实的"超"，应该解读为"更"。与其说他的诗是超现实，倒不如说是更现实。以现在年轻世代的流行用语"超帅""超逊"来解读的话，商禽诗的"超现实"，正是极其现实。英文的surrealism并不能确切界定商禽，也许以more realistic或者extremely realistic来定义他，庶几近之。

在他的时代，商禽当然不是写实主义者，但是他的诗是内在心灵的真实写照，写出他在政治现实中的悲伤、孤独、漂流。没有那样的客观环境，就没有那样的情绪流动；正是有他这种沉重情绪在诗中渲染，才真切对照出他的时代之幽暗与闭锁。坊间论者酷嗜彰显他诗中的突兀意象与险奇语言，遂率尔宣称他是超现实主义者，却未尝注意他的诗与当时历史情境、现实条件之间的密切牵扯。就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创作者，都必须诉诸语言的变革，才能真正到达被扭曲、被绑架的灵魂深处。诗人在紧锁的空间里酿造诗，是为了寻求精神逃逸的途径。他留下的诗，毋宁是奔逃的踪迹，循着他迤逦的脚印，似乎可以溯回那么远的、遗佚的历史现场。

重新回到不快乐的年代，等于是回到身体与心灵同样受到羁押的绝望时期。在绝望的深渊，诗人释出他内心痛苦的愿望：

> 在失血的天空中，一只雀鸟也没有。相互倚靠而抖颤着的，工

作过仍要工作，杀戮过终也要被杀戮的，无辜的手啊，现在，我将你们高举，我是多么想—如同放掉一对伤愈的雀鸟一样—将你们从我双臂释放啊！

——《鸽子》

飞跃的想象在这首诗中非常鲜明，一双手竟转化为一对鸽子。整首诗集中在鸽子意象的营造，毕竟这样的禽鸟既接近人间，又富有自由翱翔的暗示。从鸽子跳接到双手，又从双手联系到生活中的工作与杀戮，隐隐指向政治环境制约下人的宿命。诗中的天空与旷野，几乎就是自由空间的隐喻。击掌的双手，带有一种抗议，也有一种欲望，在于试探天空与旷野之辽敻。当天空失血，旷野寂寥，没有任何禽鸟飞翔时，现实世界的郁闷与仄狭便强烈反衬出来。

一九六〇年代前后完成的《鸽子》，是商禽心理状态的最佳投射，也是现代诗运动中颇受瞩目的经典作品。诗中双手与鸽子反复进行的辩证，无非是要反映身体牢笼与心灵解放之间交互纠葛的困境，颇具戏剧效果。舞台上肢体语言的演出特别缓慢，诗的节奏也随着舒缓展开。在广邈的天空下，渺小人物受困于工作与杀戮的命运。不能挣脱的双手，被残酷的现实捆绑，犹鸽子之无法飞出囚笼，全然陷于焦虑与绝望。历史条件是如此严苛，更能彰显诗中向往自由的欲望。这首诗以高举双臂时，舞台上简直是矗立着一个抗议的姿态；天空有多大，抗议的身影就拉得有多长。

囚禁意象贯穿在商禽早期的诗行里。加诸于肉体的囚禁，可能来自政治，来自道德，来自传统，但他的诗从未有清楚交代。当开放的年代还未降临，各种无形的权力干涉到处皆是。羁留异域而被乡愁缠绕时，流亡的身躯与逃亡的欲望都凝结成诗行文字。尝尽流刑滋味的凌迟，商禽写下饶有反讽意味的《长颈鹿》。眺望着回不去的故乡，以及忍受着挽不回的岁月，流亡者都无可避免沦为时间的囚犯。这首诗的自我观照，流露出无可言喻的凄凉与悲怆：

那个年轻的狱卒发觉囚犯们每次体格检查时身长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后，他报告典狱长说：“长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他们瞻望岁月！”

——《长颈鹿》

散文形式的书写，竟然可以使每一个文字饱满着诗的密度。复杂的情绪，潜在的不满，都压缩在篇幅有限的文字里，彷佛只是冷漠描述着一群被时间遗弃的流亡生命。以伸长的颈子暗喻翘首眺望——如长颈鹿对外在世界的寻求。受到监禁的囚犯，岂止瞻望岁月而已，他们的乡愁，以及对自由、对解放的渴望，相当传神地反映诗人在错误时间、错误空间的处境。商禽从未诉诸愤怒的、煽情的文字，他宁可使用疏离的、近乎绝情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命。

即使触及愤怒的情感，他的诗也还是持续酿造悲凉的心境：

愤怒升起来的日午，我凝视着墙上的灭火机。一个小孩走来对我说：“看哪！你的眼睛里有两个灭火机。”为了这无邪告白；

捧着他的双颊，我不禁哭了。

——《灭火机》

这种高度象征的手法，足供窥探那个年代的自我压抑有多强烈。内心情绪的愤怒与外在的灭火机相互衔接，使抽象感觉与具象物体彼此对应，造成一种自我消解的效果。体内烧起的愤怒烈焰，全然得不到纾解的出口。无法释放之余，只能秘密地暗自消化。诗人的消化方式，便是依赖压抑与再压抑。诗中的灭火机绝不可能达到扑灭的作用。然则，诗人的眼中浮映出灭火机时，他的内心正处在不断克制的过程。透过小孩诚实的告白，更加凸显出诗人内心自我压抑的考验。小孩在诗中的出现，是为了说出诗人真实的感觉。在一个甚至是愤怒都无法稀释的年代，生命的悲哀是多么深沉。

很少有诗人像商禽那样，不断回到监禁与释放的主题反复经营。这样的主题往往在不同的诗作获得印证，例如《梦或者黎明》与《门或者天空》。梦是自由，黎明是干涉；门是监禁，天空是释放。商禽倾向于锻造特殊的意象，以最简洁的文字繁殖出丰饶的意义。

《梦或者黎明》呈现各种不同形式的航行与飞行，无论梦境有多荒谬，凡属自由的旅行都可得到容许，直到黎明的来临。只有在现实世界里，凡与自由相关的行为都遭到禁止。整首诗的发展过程中，诗人总是刻意插入一句内心的语言：

（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

这是当时小市民乘坐公共汽车时耳熟能详的车内标语，诗人拿来挪用在诗行之间，造成某种警告的效果。为了防止事故或意外的一则标语，在诗里竟产生禁止的意味：头是思考，手是行动，任何逾越的思考与行动都要受到监视。这首诗颇具歧义的暗示，在现实中的行动都会引来干涉；唯一能够享有自由的地方，便是停留在梦中。从黎明到梦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宽？似乎只能依赖自由的尺度来测量。

《门或者天空》也是以两种悖反的意象来对比，门是狭窄的出口，天空则是无限空间的象征。这首诗也同样是以剧场演出的方式，暗示生命的有限与无限。人酷嗜创造各种门的意象，包括城堡、围墙、护城河、铁丝网、屋顶，使生命压缩在最小的空间。越没有安全感的人，越需要城墙来保护。由于创造了窄门，人从此便失去了天空。商禽在诗中如此描绘人的本色：

这个无监守的被囚禁者推开一扇由他手造的祗有门框的仅仅是的门

——《门或者天空》

即使没有受到监守，人也本能地创造门框自我囚禁。门的概念，似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原罪，终生被罚在门框内外走进走出。直到看见天空之前，进进出出的卑微生命注定要承受门的惩罚。这场戏剧的演出，近乎诗意，更近乎哲学。诗人刻意把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从叙事中抽离出来，是为了使诗的意义能够全面照顾到他亲身经验的生命困境。凡是与他同时走过那样历史的朋辈，当可理解门与天空的象征意义。

商禽体会得比任何人还来得深刻，是因为他在军伍生涯中尝尽过多、过剩的痛苦滋味。生活的不堪，使他不能不去追寻人格尊严的意义。他写下的每首诗，不仅为自己受辱的肉体释出无比的抗议，也是对他的时代表达强悍的批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首诗是《醒》，毫无遮拦地说出他千疮百孔的遭遇，留下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

他们把齿轮塞入我的口中
他们用集光灯照射着我
他们躲在暗处
他们用老鼠眼睛监视着我
他们记录我辗转的身躯

——《醒》

他们是谁？诗中并没有明白交代。然而，穿越过戒严时期的流亡者，都能够感知他们的存在。他们是一种体制，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压迫，相当公平地降临在无助的身躯。这首诗的结构，前段是以分行的形式表现，后段则是回到散文的形式写诗。前者是傲慢权力的泛滥，后者是脆弱身体的抵御。面对着看不见的暴力，诗人选择以魂魄出窍的策略来护卫自己的肉体。他的魂魄看到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身躯时，确实感到错愕，但并没有被吓阻。这首散文诗以相当冗长、曲折的句法来形容自己臭皮囊的肉体，并且以花香般的魂魄给予拥抱。这是商禽写出最伤心也最勇敢的一首诗。诗中受尽屈辱的肉体，竟是如此难以想象：

……自己的魂魄，飘过去，打窗外沁入的花香那样，飘过去把这：厮守了将近四十年的，童工的，流浪汉的，逃学时一同把快乐挂在树梢上"风来吧，风来吧！"的；开小差时同把惊恐提在勒破了脚跟的新草鞋，同滑倒，同起来，忍住泪，不呼痛的！也恋爱过的；恨的时候，沉默，用拳头击风，打自己手掌的；这差一点便兵此一生的；这正散发着多么熟习的梦魇之汗的，臭皮囊，深深地拥抱。

——《醒》

看似非常复杂难懂的散文，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句型："自己的魂魄飘过去，把这……臭皮囊深深地拥抱。"在臭皮囊之前加挂了许多形容词，正是为了衬托自己的头脑有多清醒。纵然受尽了无穷的暴力，纵然躯体已不成人形，他仍然维持着洁净的灵魂。清醒的魂魄拥抱受辱的肉体，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姿态。他的记忆鲜明保留着生命中各种试炼的经验，从童工到流浪汉，从逃学到"兵此一生"的生命阶段，无非都在造就他孤傲的人格。

完成这首诗的商禽，等于是正式宣告他绝非是超现实主义者。粗砺的、残忍的现实，并不可能温情地容许他享有超现实的空间。他诉诸繁琐的、迂回的句式，绝对没有任何余裕要建构超现实的美学。恰恰相反，他为的是要更精确把丑陋的、不堪入目的现实揭露出来，也要把受到折磨的、无法负荷痛苦的人生具体呈露出来。然而，商禽也并不如此耽溺于复杂的句法。在抒情时刻，他也有温婉的诗句，令人心痛：

昨晚檐角风铃的鸣响
分明是你叮当的环佩
别以为我不知道有人夜访
院落里的残雪仍留有余香

——《近乡》

漂泊到台湾的诗人，负载着不为人知的浓郁乡愁。当他旅行到韩国遇见雪景时，情不自禁勾起他的怀乡之情。商禽从来不会直接以滥情的手法寻找感觉，而是以逃避个人情绪的策略予以过滤，终于到达升华。雪落下时其实是毫无声息，如果发出任何音响，那一定是属于乡愁。记忆中故乡的雪，与异乡的雪，蒙太奇那般重叠在一起，自然而然牵动他脆弱的情感。近乡情怯的雪，是女性化的雪。他的诗彷佛若无其事，但实际上已刺痛他记忆的伤口。叮当的环佩，残雪的余香，召唤他生命中早已沉埋的情爱。

乡愁是另一种变相的囚禁，故乡的亲情、友情、爱情都完全被切断成隔绝状态。咀嚼自己的乡愁时，商禽又再次使用逃避情绪的方式，使沉重的悲哀沉淀下来。在《五官素描》的组诗中，他分别描写了嘴巴、眉毛、鼻子、眼睛、耳朵。淡淡的素笔，精练地点出五官在生命中的意涵。《眼》这首诗正是指向无以排遣的乡愁：

一对相恋的鱼
尾巴要在四十岁以后才出现
中间隔着一道鼻梁
（有如我和我的家人中间隔着一条海峡）
这一辈子是无法相见的了
偶尔
也会混在一起
祇是在梦中他们的泪

——《眼》

两只眼睛，转喻为一对相恋的鱼，再转喻为无法相见的家人。环环相扣的想象，看似突兀，却有内在的逻辑彼此贯穿。三个意象的共同思维，都是围绕在相恋而无法相见的主题，从而以梦中之泪予以串起。整首诗的结构与推理，都臻于无懈可击。商禽的巧思，于此得到印证。他的诗并没有那么难懂，他的乡愁则令人无法承受。

商禽对语言文字的掌控，近乎苛求。几乎每一诗行，都具体反映现实中的困境，《用脚思想》便是其中极致的一首：

找不到脚
在天上
我们用头行走
虹
是虚无的桥
云
是飘缈的路

在地上
找不到头
我们用脚思想
垃圾
是纷乱的命题
陷阱
是预设的结论

在天上　　　　　找不到头
找不到脚　　　　在地上
我们用头行走　　我们用脚思想。

——《用脚思想》

这首诗是由两首合成，但是上下各自发展的诗，也可以贯穿成为一首。分别阅读时，两组不同的意象存在着，亦即头与脚，天上与地上。如果头是隐喻思考，脚是代表实践，则思考应该可以天马行空，而实践则必须脚踏实地。商禽见证的社会现实，却是天地颠倒。实践者不用思考，而思考者无需实践。在必须实践的地上，竟然找不到头；而在需要思想的天上，竟然找不到脚。头脑所面对的，是虹那样虚无的桥，以及云那样飘缈的路。双脚所践踏的土地，则是纷乱命题般的垃圾，以及预设结论般的陷阱。这首诗可以视为知行合一哲学的歧义演出，显然是在讽刺他这辈子在台湾所目睹的怪现状。在价值混乱的历史，在怯于实践的时代，他看到的是用头行走、用脚思想的荒谬人物。如果说，这首诗在于总结他一生的真实体验，则长年来他忍受的残酷体制与屈辱人生，无疑是最大的悲剧。

在现代诗运动中，商禽可能是受到最多误解的诗人。当他被押着去接受无情现实所制造的暴力之际，他只能选择使用迂回的文字携着自己的灵魂逃亡。逃亡的天空常常在诗中出现，并不意味他脱离现实，更不意味他属于超现实。他的生命已经无路可退，仅有诗提供了他逃亡的途径。他的诗是探照灯，一如他注视现实的眼睛，往往揭露黑暗的世界。他的文字极其诚实，使人生中的丑陋与卑贱完全无法遁逃。他的散文诗，根本不存在散文的成分。任何闪神或轻忽的阅读，常常会错失他诗中关键的风景。要贴近商禽的世界，绝对不能依赖理论。时髦的理论，总是毫不爽约地把读者带离商禽的时代，当然也就不可能进入他的诗。

商禽是二十世纪悲伤至极的诗人，在诗行中他想象了无数的逃亡，却未尝须臾逃离凌迟他肉体的土地。当他这样自问："是不是我自己缺乏了对于'快乐'的想象力呢？"这个时代，这个家国，已彻底剥夺他享有一丝快乐的权利了。《商禽诗全集》以较为完整的形式问世时，一块庄严的历史碑石已巍然竖立，将阴影投射在绝情、无情、寡情的牢狱。

陈芳明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日加州旅途中

卷一

梦或者黎明

辑一
行径

籍贯

火红的太阳沉没了，镣白的月亮还没有上升，云在游离，雾在泛滥。于异地的黄昏，于夜合欢的叶隙挤落的风声里，我听见一个声音，隐约地，在向我询问：“你是哪里人？”我常怕说出自己生长的小地名令人困惑，所以我答说：“四川。”哪晓得我如此精心的答案对他似乎成为一种负担。我随即附加了一个响亮的说明：“就是那叫做天府之国的地方。”“天府之国？哈哈，难道你也相信天国么？”这就太令人困恼了，连四川都不知道！那么，我说：“中国。”这总不至于不知道了吧？“中国？”似乎连这都足引起他的惊愕。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我说：“外国人叫她做CHINA，面积一千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四万万五千万，有五千年历史文化，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请你不要用那样狭义的字眼好吗？”“地球，”我说。“地球，这倒勉强像一个地方，你能再具体点吗？”“太阳系！”我简直生气了。我大声地反问道：“那么，你的籍贯呢？”轻轻地，像虹的弓擦过阳光的大提琴的E弦一样轻轻地，他说：“宇——宙。”

行径

夜莺初唱的三月，一个巡更人告诉我那宇宙论者的行径，想起他日间折篱笆的艰辛，我不禁哭了：“因为你是一个梦游病患者，你在晚上起来砌墙，却奇怪为何看不见你自己的世界……”

不被编结时的发辫

被卷起的尘埃有被制造时的帆缆之痉挛紧捆的绳索有被编结时的发辫之张惶。

（那是假的。）

不被编结时的发辫　早春之黄昏　在早上十点犹赖床的人　阳台上一只断了绊的木屐　不被编结时的发辫　发辫下细长的白颈　一个在下水道出口处乘凉的乞丐　下班了的夜巡警　温泉浴室里摇响的耳环废弹及弃船以及弃船上的缆索；以及不被编结时的发辫；以及赖床的人，呵欠；以及右眼的泪流到左眼中：“我还以为你们这里的湖水是甜的哩。”以及左眼的泪已流经耳门——告诉她晚风在市郊时那股子懒劲——之后流到不被编结时的发丛中去了。

塑

于福寿酒色的黄昏。于自己不被腐蚀的额际，在我自己的眼中，耳里，将我的身影投在她的面前，将她整个的掩盖。

她是一个雕刻家。她创造声音在她自己的听道里；而我起始便说过：“我来，并非投入于你；乃是要自你的手中出去的。”但是，她把我的胸像倒置着塑，唉，被倒置着的我遂在黎明中醒来，并且胜过黎明。

记忆里，她玫瑰色的纤手已是淡紫的了。

前夜

因为那永恒的海曾经是最初的；唉，你不能谋杀一个海浪，因为你不能谋杀一轮月亮，是因为你谋杀不了太阳，是因为你谋杀不了你自己的影子是因为……

那时，我正越夜潜行。听了自己的话，乃从黝黑的星空急急折返。归来看见：在泪湿了的枕旁熟睡的我的，啊啊，那笑容犹是去年三月的。

温暖的黑暗

所有的男人走过一由发炎的云与浮肿以及腻滑之极致所组成道艰涩的门，而终于显得萎顿。把两只谁也不能帮助谁的脚，自，实则他们曾以自身的陷落来遂行的，此一帮助他人的徒然之愿望，而于对方的酬答中加深了的，陷落里头，拔了出来；以他们唯一可能的办法——躺身下去。就这样，一朵从未有过的，凄然的花，向日葵似地开了。

就这样，我们仰望着一个女人，从花蕊中，以双手握住自己的头发，将她自己提起来，上升，好似正在燃烧。就这样，我们便听见，可是并不知道自己在唱，一组烈焰似的歌声。

就这样，在感觉中缓慢而实际超光的速度中上升。就这样一个人看见他消逝了的年华，三十岁、二十岁、十八岁、十七岁……浅海中的藻草似的，颜彩缤纷，忽明忽暗的，——再现，直至仅属于我们一己的最初——那极其温暖的黑暗。

蒲公英

对着一颗垂灭的星
我忘记了爬在脸上的泪

——杨唤

在福寿酒色的黄昏中。也许那是一方太空旷的广场；一个人在那里作他自己的游戏；当用手指拭而汇集的泪水自他枯萎的指端滴落——羽羽的蒲公英遂随风旋舞直到化为闪闪萤火复又缀入深碧的夜空……

火鸡

一个小孩告诉我：那火鸡要在吃东西时才把鼻上的肉绶收缩起来；挺挺地，像一个角。我就想：火鸡也不是喜欢说闲话的家禽；而它所啼出来的仅仅是些抗议，而已。

蓬着翅羽的火鸡很像孔雀（连它的鸣声也像，为此，我曾经伤心过）；但孔雀乃炫耀它的美——由于寂寞；而火鸡则往往是在示威——向着虚无。

向虚无示威的火鸡，并不懂形而上学。
喜欢吃富有叶绿素的葱尾。
谈恋爱，而很少同恋人散步。
也思想，常常，但都不是我们所能懂的。

辑二
长颈鹿

蚂蚁巢

我走在别人的后面，把男人们毕挺的裤管所劈破的空气的碎片以及女人的嘴唇所刨下来的空气的片屑予以缝合；但是，我无能将他们的头发所染污的风澄清。

于是，我的叹息被我后面的狗捡去当口香糖嚼，而狗的忧郁乃被墙角的蚂蚁衔去筑巢。

天使们的恶作剧

当人们看见了那只是一窝赤裸裸的连眼也不曾睁开的鼠婴之后，我被他们所投掷的酒瓶埋葬之时，我知道这是无可解释的了；只好把我的信念嘘进每一个瓶口：我确曾见得那是一堆各种族类的张着翅膀的但是闭着眼的美丽的鸟尸；至于一窝鼠婴，我想，这一定是天使们的恶作剧。知道吗？天使们的恶作剧。

流质

逃避了秋天的初次搜索的一条夏天的尾巴躲在候车室内，把一个女子催眠为流质了。所有的男人都很惋惜；他们的眼睛都说："完了！这可怜的，可爱的女子。她再也不能把自己和她的梦捡起来了，甚至用汤匙也不能……"

而我却暗自欢喜。我想："如果我能在这些液体还没有被蒸发之前得到一张上等的棉纸就好了。我可以把那浮在面表的铅粉以及口红拓印下来，这样，我在死后就有遗产了……"若非突来一股冷风将我冷却，我也已经融为液体了。

水葫芦

月黑夜。疾驰在乡村公路上的一辆客运汽车中的灯光被乘客们发热的话语挤迫得颤颤畏缩：那是关于一出平剧里旦角喉中如何拉出一条网丝带锈以及某歌场中低音歌男难产了一头小牛，还有，怎么两条腿看起来是三条，怎么一袭乳罩被剪去一个；又有人讲起纸做的花环并讲起死人的微笑。"……于是，一个月的汗就干了。”一个人这样结束了他的话，但是另一个人说他看见过七个太阳……

突然，汽车在过平交道时惊灭了车内的灯，黑暗就将人们的声音压成一块姜糖——甜蜜和辛辣在里面拥挤。但是，一个乘客大声告诉他的邻座：“那是假的！那是假的！……”无人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我却懂得他所以嘶喊的用意：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他发光的声音；并因之而看见人们僵直的面孔，被点燃了的眼睛；且穿透车窗照亮空寂的夜野，恰似目眩于一塘盛开的淡紫色水葫芦花。

跃场

满铺静谧的山路的转弯处，一辆放空的出租轿车，缓缓地，不自觉地停了下来。那个年轻的司机忽然想起这空旷的一角叫“跃场”。“是啊，跃场。”于是他又想及怎么是上和怎么是下的问题——他有点模糊了；以及租赁的问题“是否灵魂也可以出租……？”。

而当他载着乘客复次经过那里时，突然他将车猛地刹停而俯首在方向盘上哭了；他以为他已经撞毁了刚才停在那里的那辆他现在所驾驶的车，以及车中的他自己。

一九五七年

注：跃场为工兵用语，指陡坡道路转弯处之空间。

长颈鹿

那个年轻的狱卒发觉囚犯们每次体格检查时身长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后，他报告典狱长说："长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他们瞻望岁月！"

仁慈的青年狱卒，不识岁月的容颜，不知岁月的籍贯，不明岁月的行踪；乃夜夜往动物园中，到长颈鹿栏下，去逡巡，去守候。

一九五七年

灭火机

愤怒升起来的日午，我凝视着墙上的灭火机。一个小孩走来对我说："看哪！你的眼睛里有两个灭火机。"为了这无邪告白；捧着他的双颊，我不禁哭了。

我看见有两个我分别在他眼中流泪；他没有再告诉我，在我那些泪珠的鉴照中，有多少个他自己。

海拔以上的情感

雨季开始以后，兀鹰们不再在谷空吹他们令人心悸的口哨了。

怎么你想起一只退休的船：海蚝浮雕着舵，肆无忌惮地豪笑的鱼群空手归去；而一只粗心的老鼠在两年后醒来躺在甲板上哭了。其实你是一只现役的狗。雨天不一定是圣餐日。慈悲的印度王子不会给你一只他的香港脚。而猎风的人回来，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红色的乳钟形的鼻子……

等晚上吧，我将逃亡，沿拾薪者的小径，上到山顶；这里的夜好自私，连半片西瓜皮都没有；却用我不曾流出的泪，将香槟酒色的星子们击得粉碎。

界

据说有战争在远方。……

于此，微明时的大街，有巡警被阻于一毫无障碍之某处。无何，乃负手，垂头，踱着方步；想解释，想寻出：“界”在哪里；因而为此一意图所雕塑。

而为一只野狗所目睹的，一条界，乃由晨起的漱洗者凝视的目光，所射出昨夜梦境趋势之觉与折自一带水泥砖墙顶的玻璃头发的回声所织成。

透支的足印

——纪念和痖弦在左营的那些时光

这正好。若是连生前的每一个手势都必须收回，在如此冷冷的重量下；若是必须重覆我曾说过的一切话语，每一声笑，在这没有时间的空间里；就如我现在所践履的——我收回我生前的步步的足印——然而我不必。这正好。

这真好。不再有“时间”。
没有话语。
阴影是可触的藻草。
这路已不复是路。
野蓉葛苣与牛蒡花。
这已经是屋脊。
在“蛇莓子与虎耳草之间”。
太好了。
除开月光的重与冷。我收回我的足印。
我的足印回到它们自己……

今夜我在没有“时间”和语言的存在之中来到这昔日我们曾反覆送别的林荫小径。（“今夜故人来不来。”）今夜故人来不来？我行行复行行。当天河东斜之际，隐隐地觉出时间在我无质的躯体中展布；一个初生的婴儿以他哀哀的啼声宣告——鸡已鸣过。而我自己亦清楚地知道——关于那些足印，我已经透支了。

一九六三年

鸽子

忽然，我捏紧右拳，狠狠的击在左掌中，“拍！”的一声，好空寂的旷野啊！然而，在病了一样的天空中飞着一群鸽子：是成单的或是成双的呢？

我用左手重重的握着逐渐发散开来的右拳，手指缓缓的在掌中舒展而又不能十分的伸直，只频频的转侧；啊，你这工作过而仍要工作的，杀戮过终也要被杀戮的，无辜的手，现在，你是多么像一只受伤了的雀鸟。而在晕眩的天空中，有一群鸽子飞过：是成单的或是成双的呢？

现在我用左手轻轻的爱抚着在抖颤的右手：而左手亦自抖颤着，就更其像在悲悯着她受了伤的伴侣的，啊，一只伤心的鸟。于是，我复用右手轻轻地爱抚着左手……在天空中翱翔的说不定是鹰鹫。

在失血的天空中，一只雀鸟也没有。相互倚靠而抖颤着的，工作过仍要工作，杀戮过终也要被杀戮的，无辜的手啊，现在，我将你们高举，我是多么想——如同放掉一对伤愈的雀鸟一样——将你们从我双臂释放啊！

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

伤

一

告别了通铺，住在一张双层床的下层，私心里有一种被配到一间单房能享有孤独那般的喜悦。躺身下来，然而，我被贴在上铺——即是我的床顶的帧裸体照扰乱了。

模特儿裸露的程度并不太大，只是她的眼睛，就是那双眼睛，仅一瞥，我便受伤了。

急急地，我出去买了一贴橡皮膏；急急地，我把它贴在一啊，因发现我的虚伪而不断扩大的，我的内里的伤太深了——急急地，我把橡皮膏贴在那双肆无忌惮的眼睛上。

二

在穷僻的山地的教堂里，在教堂附设的职业训练班的结业典礼上，在余兴节目中；一个矮小的，想来是因为近亲婚生的畸形儿，她的前胸凹陷，短痂的腿，瘦长的双臂，

使她像被这群外国慈善家的肥美的掌声抬上去的一张矮竹凳。

她唱，声音自她屈曲的身躯中蹒跚地出来，踣踱着，只短短的几步，踉踉跄跄，便倚住什么似地停息了。若非她补足一个被蜂螫过的青梨一般的苦笑，人们一下子还悟不出她的表演已然完备，而正当我也想以一个苦笑来告别这晚会时，转身间，突然被那些宗教家由零落而趋热烈的掌声所击伤。

捂住双耳，我逃到寒风中去，但那些过分明显的怜悯底掌声，仍然不断向我袭来，正如经书上记载的人们用以掷击娼妓和耶稣的那些石块一样。

辑三
事件

事件

……于是我交叉双臂，侦伺着

——A.泊黑东

一

一整天我在我的小屋中流浪，用发行走。长脚螟蚣。我用眼行走；有几公克的磷为此付出代价。我用脑行走。闭眼，一块砖在脑中运行，被阻于一扇竹门：然后运转于四壁；在玻璃瓦下面因发现这个问题而停住了：检束室是没有头骨盖的思想；阳光——整个太阳的行为都是对蜘蛛的模仿。

二

月是自动洗碟器。
一片瓦自我的脑中逸去。再张眼，欺人的相思树啊，赝品的八月在四月。第一片蝙蝠犹未自屋檐落下。哀伤的星子们飘入窗口，坠落：这才是纯粹的文字啦！纯粹的哀伤，小小的黄花，无邪的哀伤。走出去，天的下颌那么低。

三

老天的前额突出，似欲前奔；而眼睑欲垂。心中长出绿色地毯。我毋需偃卧。我来到一种，呀，这是何等令人骄傲的颜色！天不张眼我自己张；黄。我走过，骄傲首先来到我的脚上，又去束我的腰，然后，我不再是个斜肩膀；而我的嘴更歪；在一段两公尺高的空间我检阅，这的确是那颜色；黄。琴键；黄色。手指，黄色。而不须借助辫子；骄傲有时竟是一种下沉的茶叶般的冥想；而在胸中寻找他水星的轨道；发现你不应遗忘的羞愧。你的歉疚还不如一片患癌症的相思树叶；我把它摘下，抛弃，摊开双手，奔跑，逃出欺人的骄傲。

四

你为何逃跑；为何去踏马达？为你的羞愧去装一扇门是值得的么？人家为这在窗前种尤加利；而我除非它自己来到；它也许是一株狗尾草。我漫步。蜘蛛已在设计它的骗局。没有风。我把食指放入口中浸湿，再向空中高攀……“大漠孤烟直。”

五

这些没有烟囱的金属的屋宇；雄性兽栏。号码在任性的灰色中逐渐模糊；屋顶在升高。回忆：小岛；瓦和鸽子，和它的玛瑙色的小爪，而就为了这我羞红了脸，我是多么地害臊。金属传热复传冷。漆是绝缘体之一种。屋宇在人的疲惫中愈升愈高。

六

太阳去洗它的碟子。
月亮在洗它的碟子。
我回归我的流浪；
疲惫是令人兴奋的事件；
睡眠预支了死亡。

七

现在无人能复忆述蝙蝠自屋檐滴下溶入温柔的夜色；落下的天再升高；海，很遥远，在摇篮里；山，愈来愈低；而柠檬水色的星群正露出它们久久即已存在着的怔忡。

台北•一九六〇

一

在脱力的白昼之旁，以木炭的心情侦伺着伊的断气，用玫瑰色的皱纹纸点燃那些云，让一扇半掩的窗有一个美好的装帧；在市郊的更远的瓦窑后面，仿佛一个寂寞的眼神把看不见的山之背面给烧焦了。

二

在衡阳路，白昼把心甩出胸膛，沿漠然的建筑物，缓缓垂下欲对我们日间的短暂之仰视有所安抚而取下我们的水银眼镜；心脏的血色晦黯又温和，那巨大，使他重新成为鹿鼠；我们都是没经过窑烧由自己燃就的木炭。如果有人向西行去，只因为银幕上的风吹起来也冷；并藉此以酿出些抽烟和喝酒的欲望。

三

没有喷泉的城市；可怜的落日呀，我用淋浴来赞美你。我不用眼泪唾人已经很久了。至于那四只顽强的铁兽，它口中的唾涎为我们描绘出一只永远收不回去的手。

四

……
在新公园的十字旋门上正踞坐着一个顽童以赶蚂蚁的心情指挥夜从这面进来，白昼打那边出去……

一九六〇年七月初稿
十一月订正

路标

直到晓得以前，鱼正要死去。停在一块距我二十公尺的公路标志牌前，一个人无可奈何地学着它交叉的手臂；那看不清的面孔，我想：这种无目的底凝视会是哪一种语言？若是在家里，后院的梨树上怕已经结满通红的鼻子了，通红的小手，而且发亮，若是那种语言，风会说，树会说，即连炉火的声音发蓝我也会听；没有人会怀疑；会像我和这路标彼此猜忌，且停在偌大的一只垂死的鱼腹下用眼睛互问着：你是冬天吗？

玩具旅行车

——给夭亡在皱皱的粉红色的天空中的诸子侄

孩子们玩具旅行车在刚刚扬花的高粱林中碰笑发光的叶片。一大群没有主人的梦在冒黑泡的水沟中飘流；有的甚至将它们歪扭的轮子露在外面。手刹车露出在颈项外面。而在轨迹的那头；仿佛是路的尽头，就是垃圾坑。明日已为昨日所覆盖。

孩子们的玩具旅行车停在软软的水溪旁。
一个被弃置的梦在鼻梁上断了拉链。
棒棒糖在逐渐融化的加浓炮[1]管上闪闪发光。

在风扫过院子的庭院中，在仅仅有羽毛和粪便的空空的鸡莳旁，用双手支颐，蹲在翻倒了的玩具旅行车上的那个唯一的小孩，从地上自己刚刚撒的一泡尿中，把蓝得令人晕眩的天空看透了。

木星

窗子那面的炉灶旁，在滚动着的地球的后面，天空是落寞的妈妈的眼睛。云在发炎。菜铲子舞动着，声音是受惊的鸟从热锅中飞起。而且一个小孩在一瞬间长高；一只刚刚从午梦中醒来，因为咬不着自己的尾巴而不断旋转的是黄狗亦是木星。

辑四
遥远的催眠

阿莲

如果是夜，阿莲
在你子宫般温暖黑暗里
我可点燃一丝意念
照亮那唯一的小溪
漂流在你柔细的发中
游鱼，以你赭色的尾
拍击我的左心房
使呕出了几乎半个春天
（那时是十一月）
　　　　　　　　　　　是去年
十一月的冒牌春天
到处潜行
我不知为何要笑
若是人家把你的街角
切了，就会有两个
而春天是椭圆形的
冬天是被切了又切
若是你用赭色的胸鳍打我
你会遭到拥抱，阿莲你的耳朵要被啮咬
（转动那红色的把手）

如果没有夜，阿莲
白昼不来，黄昏永逝
如果在无尽的黎明里
淡紫的双乳饰着垂死的鱼
有人的臂会石化在枕上
有人的颈将浮雕在那里
结晶的盐，且被流星击碎

如果是夜，阿莲
村人竖起赤裸的竹竿又挂上
无数的祈安灯带上蔗叶帽子
看见黑暗在寂静的庭院中
如何被那些灯光
琢成一粒无光的黑宝石
我绿色的手臂交叉在上面
并死在那里。但是
阿莲，你不知道有人正侦视你
有人在你的腹中
用风塑了些新的名字

在你子宫般温暖黑暗里

阿莲，转动那红色的把手
要不我会在别处听见你
那里人家把泪珠染成好看的颜色
成串的挂在门口把冷暖分隔
在运油卡车的铁尾上
听见你被惊骇
被安全岛上行道树投下的影子
斩段[2]，且被伤心的字眼践踏
不再被拥抱，不再被啮咬……

一九五八年　左营

注：阿莲为高雄县境的一个小镇。

冈山头

想想您在树中的容颜，你的树
我记不得汽车如何为你施粉
仰视你灰色的前额
突出在所有的田野上
你露出了犹疑一辆牛车行过
载了一些不明的季节

想想你在园中的早晨，你的花
想想那些快要成熟的果子
都不似自发的，我在怀疑
是否它们患了颜色的传染病

想想，冈山头，只一夜
我就难耐了，难耐
你的温泉奇冷你的呼吸奇热
今夜的脸颊变紫
发光的汗珠冻结

难耐你的春天不来
夏永留不去？

晓

突起的乳房恰似老天前倾之额
晓行的女子用轻咳试探你，老天
前倾之额掩住欲张的眼
欲张之眼被阻于突起的乳房

坐姿的铁床

——悼诗人覃子豪

我和我的“没有”
在空空的坐姿的铁床旁
而白白的护士在远远的长廊的那面
用酒精培育止血钳和注射器的盆栽

面东整四月的人啊
当日影南移，而窗子在你的右面
我就将床升起，而海在远方
将无数个浪举起
你的脸就重叠于风后的沙滩上
这便是所谓笑容就是
载着整个人类的痛苦底
地球的封面

人们用话语来防御死
人们用沉默来防御死
人们用一小盆水芋
用一支玫瑰

整个夏日啊　于你
只是一株文竹
一种瘦瘦的惨绿的姿势
而夜晚由香姜花所组成
你用金属般的笑容来防御死

而白白的医师在远远的长廊的那面
以深度的近视眼和听诊器去搜索生命
你用矿物般的笑容为她展开
为她的哭声
你在瘪瘪的胸膛
为他们建造阳台
为淡绿色的泪为发抖的目光
而白白的护士与医师都在长廊的那面
我和我的“没有”
在空空的坐姿的铁床旁

逃亡的天空

死者的脸是无人一见的沼泽
荒原中的沼泽是部分天空的逃亡
遁走的天空是满溢的玫瑰
溢出的玫瑰是不曾降落的雪
未降的雪是脉管中的眼泪
升起来的泪是被拨弄的琴弦
拨弄中的琴弦是燃烧着的心
焚化了的心是沼泽的荒原

遥远的催眠

恹恹的

岛上许正下着雨
你的枕上晒着盐
盐的窗外立着夜
夜　夜会守着你

守着泥土守着盐
守着你　守着树
因为泥土守着树
因为树会守着你

因为树会守着夜
鸟在林中守着树
鸟在树上守着星
星在夜中守着你

因为星会守着夜
云在天上守着星
云在星间守着风
风在夜中守着你

因为风会守着夜
草在地上守着风
草在风中守着露
露在夜中守着你

因为露会守着你
守着泥土守着树
守着山峦守着雾
雾在夜中守着你

雾在夜中守着河
水在河中守着鱼
守着山　守着岸
山在海边守着你

山在夜中守着你
山在夜中守着海
守着沙滩守着浪
船在浪中守着你

守着海浪守着夜
守着沙滩守着你
守着海岸守着水

我在夜中守着你

守着山峦守着夜
守着泥土守着你
守着星，守着露
我在夜中守着你

守着树林守着你
守着草丛守着夜
守着风　守着雾
我在夜中守着你

守着声音守着夜
守着雀鸟守着你
守着战争守着死
我在夜中守着你

守着形象守着你
守着速度守着夜
守着阴影守着黑
我在夜中守着你

守着孤独守着夜
守着距离守着你
我在夜中守着夜
我在夜中守着你

辑五

梦或者黎明

天河的斜度

在霄里的北北西
羊群是一列默默
是盼望的另一种样子
在另外一种样子里
牧场在天河之东，那时
池塘在心之内里
心在六弦琴肥硕的腰身间

只一夜，天河
将它的斜度
仿佛把宁静弄歪
而把最最主要的
一片叶子，垂向水面
去接那些星

天河垂向水面
星子低低呼唤
无数单纯的肢体
被自己的影子所感动

六弦琴在音波上航行
　　　　　　　　　　　　　　草原
在帆缆下浮动
流泪
并作了池塘的姊妹
在高压线与葡萄架之间
天河俯身向他自己

即是我的正东南
被筹范于两列大叶桉
死了的马达声
　　　　　　发霉了的
叹息是子夜的音爆
我的友人用方糖问路
迷失在屋檐下的森林里
无人知你看她洗头时的茫然
那时，天河在牧场的底下

无人知我看你晒头时的茫然
后土，去死是多么无聊啊
时间从菜篮中漏失

去成为蜂房
去酿
唯盲人的咀嚼始甜的蜜

自从天河将它的斜度
移置于我平平的额角
在霄里北北之西
有日也有夜
　夜去了不来
　日来了不去
三月在两肩晃动
裙裾被凝睇所焚，胴体
溶失于一巷阳光
余下天河的斜度
在空空的杯盏里。

龙舌兰

自从你的脚于彼时拔出满植水芹之池塘
腕表指着三点半
　　　　　　指着多水草的心
而水松在槐叶萍下冥然不动
月见草，鬼月见，水月见通通不动

帝女星是兵士们遗失的顶弹簧，顶着
岌岌的天河，你心之所向
而晨间射出的睫毛
是虹彩在你虚构的死亡之上

遂尔，我心中只剩下龙舌兰
医生，何以夹竹桃要无休止的[3]开着
开着也就是病着，医生
　　　　　　　　这儿不是沙漠
这儿是假寐的地带你是电风扇
你是停车后晃动的雨刷子
只有你才是寂静，
因为你是唯一的声音

树中之树

在睫毛下的树多快乐
在睇视中，树在雾里
在雾的手指触及的耳垂
耳垂在齿间被舌所吻

在鼻端的树真宁静
在嗅触中，树在风中
在风的裙裾触及的短髭
短髭在唇上为鼻尖所吻

在额际的树多焕发
在泪滴中，树在雨里
在雨的足趾触及的脸颊
脸颊在鬓边被长发所吻

在眼中　有星星在雾里
在露中，在轻颤
在耳中　有小河在雨里
在风中，在低泣

在手中有雾在臂弯里
在发中有风在颈项间
有雨在脸上
有露在鼻端
有溪在谷中
有路在溪旁
有树在林中
有心在树上
在树中在树中
在树中，有树甚哀伤

树在树之中，
树在树之间，
那树中之树呵

逢单日的夜歌

一

风起东南
我要为西归的鹭行的歪斜唱夕暮之歌
酒后的老天，
请将你睡前的悲愤为我洗手
请将我手在你眩晕之中埋葬
请将之酸为柠檬
请聆听我，以你浇过星的半月，
请饮我

二

请喝我。我已经酿成；
你的太阳曾环绕我数万遍
病过。我已沐过无数死者之目光我已穿越一株断苇在池塘投影的三角之宁静
我已经成为宁静，
请品尝，犹可海饮你的落日
还有你的岛屿。我要云吞你的半月

三

我已解缆自你的辽夐，
在人间我已是一个岛屿
我仍可以是一具琴
然则请抚我，冷风来自西北，请奏我黑暗中看不见海流，
海流中看不见你咸咸的路

四

如今鸟雀的航程仅只是黑暗的叹息
而我足具飞翔中之静止
天上的海，我吻过你峡中之长发
我穿越你在人间的梦中的变形之森林，星星之果园

五

走在你两颊间咸咸的路，
我们共是十字路口的小步舞之旋风。
我们的视瞩是可兑现的冥钱
十千亿兆眼的老天，
以你数百万光年之冷漠，
请看我所曾礼过的公墓：
阵亡者之墓

病故者之墓
处死者之墓……
而惊呼来自小草在人工花朵的枯萎中
生起

六

敲不响的云层，
我的思念倚睡梦瓦窖冷冷烟囱而立
这个挥烟鞭赶
夜星之灼灼的牧者。彼亦曾牧过坟墓我牧过城市。彼曾悯悯。
敲不响的云层，我曾在独木桥上将鱼梦惊醒
多么的年少呵。
多小的溪流，一盖棺便是一座桥

七

阴霾，枯萎中的花朵，
请回忆覆舟日之晴朗
请彩绘哭泣中之晴朗，雨后的树，
刚刚画好的树旅行中之树；
憩息的树，
坟前的树；
墓中之树
根，根间之髑髅
请彩绘捞不着的沉尸之微笑在虹上浮起

八

鸣鸡，软暖之星在何处？请留住梦
吠狗，
请息止来自楼层间的自鸣钟的
时间之争辩
请饮用死去的时间
月光，请将这旋转梯之“不及”撤走，
将等待撤走
请留住梦，
风，请将我歌走

九

请将我歌就的盆栽收留，涩味的黎明，
请收留盆栽中之水芋
请听这翕翕的花皿，
这颤动的还叫作心脏；只是
太遥远

请听来自子叶的昨日之曦光
请为之在梦中一灿

十

请听我对诸事务之褒贬
夜去了总有一个昼要来
我把一切的泪都晋升为星，黎明前
所有的雨降级为露
升草地为眠床
降枪刺为果树
在风中，在深深的思念里，
我将园中的树
升为火把

梦或者黎明

穿越疲惫之云层　以及
渴睡的星群　抵着
冰凉的额角
坚持着不睡　不打
呵欠　而风在密林中
黑方口的烟囱
　　　　仍自呵着热气
云层疲惫还不算啦太空中有为陨石击伤的梦

（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

梦在稀薄的气流中被击伤　裹着
毁了的终于是陨石　那骄傲
穿越或是伴着沉落之雾
然而就要倾倒的星座
其冰凉的额角
倚着常年清醒的山巅
风自一片伪装的草地穿过
灰灰的炮管上亦难免有星色的雾

（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

黑绿的草原无处不是星色的露
乃至阳台　积水的阳台
屋顶上惹有逃亡的天空
而梦已越过海洋
何等狂妄的风呀　穿越
你偃息于云层的发丛
而我的梦
　　犹在星色的草原
犹在时间的羊齿之咀嚼中
穿越
　　紧闭的全视境之眼

（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

航行中
　　我的梦有全视境之眼
疲惫的云层不断上升而且消散
风滑过沉思水潭
在山中桃金娘将她的紫色缓缓地释放
而声音犹未赋与黄莺儿
　　　　　　无从打起
穿越　山巅或是星座额角的微温

老远我就觉到你嘘息的浑圆
或许　机群已然出动

（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

或许船舰已经起锚
雾气在急遽下降
你又要迟到了
海潮上涨
穿越　然而合昏琴键一般
次第张开其叶片　越过声音
（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越过
而在将要触及她的梦的
圆（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我的
梦之梦的锐角　锲入
（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
而你就是日日必来的
　　总是已将第一片曦光
　　铺上她浮肿的眼睑
你就是我终于胜过了的
就要由我们朝朝将之烹饪的
那黎明么

辑六
涉禽

风

——里曾是一条汹涌的河流。
——你是说这莽莽的荒原？
——夜间渗失了所有的水。
——只一夜么？
——嗯，顷刻。
突来的沉默涌起芦花的浪……

涉禽

从一条长凳上
午寐
醒来

忘却了什么是
昨日
今天

把自己竖起来
伸腰
呵欠

竟不知时间是如此的浅
一举步便踏到明天

树

记忆中你淡淡的花是浅浅的笑，
失去的日子
在你叶叶的飘坠中升高，
星空中寻不着你硕长的枝柯，
云层间你疏落的果实，
—定冷且白。

应

用不着推窗而起
向冷冷的黑
抛出我长长的嘶喊

熄去室内的灯
应之以方方的黯

秋

忽然，这些有号码的屋宇
再一次浸在清酒般的澄明中
假日的营区暗哑一如庭院
啊，劫后的宫闱
俯伏于办公桌上的
我是唯一的被害者

韩信化石有只眼该是睁着的
只闭了一只眼　我还没有死透除
非你肯将这穿胸的利器
拔出
好狠！这特级高粱一般的匕首

好阴毒！你这宇宙的刺客
快四十了　还来窥探我
一年一度地　总是穿窗而出
来时揭起的那帏幔　啊
如今已是蓝布窗帘了
怎么还不将它放下…

巴士

风把它拉长，路把它扭曲：速度模糊了的容颜且及于坐在车中的我，并我的烦恼；我不晓得我的脚在何处，甚至常年的风湿也远了。而尤令我所不解的是驾驶——自他戚戚的额角看来竟有机械以外的困惑——他怎么可能从装满风景的挡风玻璃中看见自己的脚；直自汽车到站一根橡皮筋缩弹回来般停下来；我在下车后才发觉，这驾驶，原来把双脚放在引擎盖上；即此时犹不住的叹息它们：“唉，第二义的，第二义的……”

安全岛

一

趁掉了末班巴士的乘客
践着月光的积水
引起满天星子的骚乱

奈何假寐的安全岛
道树路树和白眼
走出我们深处的懦怯

二

快速行车与道树的倾斜
迎面扑来惊奇的审视
跌碎了盘碟的侍者的仰天叹息

而令你的驾驶者困惑的
两条线永不相交

辑七
门或者天空

门或者天空

时间　在争辩着
地点　没有丝毫的天空
　　在没有外岸的护城河所围
　　绕着的有铁丝网围
　　绕着没有屋顶的围墙里面
人物　一个没有监守的被囚禁者。
　　被这个被囚禁者所走成的紧
　　靠着围墙下
　　的一条路。
在路上走着的这个被囚禁者
　　终于　离开了他自己脚步所筑
的路
他步道围墙的中央。
他以手伐下里面的几棵树。

他用他的牙齿以及他的双手
以他用手与齿伐下的树和藤
做成一扇门；
一扇只有门框的仅仅是的门。
（将它绑在一株大树上。）

他将它好好的端视了一阵；

他对它深深地思索了一顿。
他推门；
他出去。……

他出去，走了几步又回头，
再推门，
他出去。
出来。
出去。

在没有丝毫的天空下。在没有外岸的护城河所围绕着的有铁丝网所围绕着的没有屋顶的围墙里面的脚下的一条由这个无监守的被囚禁者所走成的一条路所围绕的远远的中央，这个无监守的被囚禁者推开一扇由他手造的只有门框的仅仅是的门
　　出去。
　　出来。
　　出去。
　　出来。出去。出去。出来。出来。出去。

出。出。出。出。出。出。出。

直到我们看见天空。

哭泣或者遗忘

为了有所记不清而哭泣。高积层云在眉眼与巧指的拨弄中。布缝的玩偶，满被时间的尸体，在第二义的楼梯上。

这或许是一种遗忘。你是丘陵上的雾，你在矮矮的灌木丛中。谁是漠漠的阳台？谁是露？我是那年战后的跫音，在凌晨四时，回响在一列长廊中惊吓着自己。

我们是雾。不管是在欢乐或是哀伤中，在沼泽似的三角洲，在芦荻间，我们是看不见的小船，是仅仅被听到了的桨橹的倾诉，那就是两声部的我们的歌。

若然真的哭了，橹与桨，哀哀的荻草，我们没有——声音已在肺叶中死去。而泪落的石栏杆、铜香炉，虽然他们没有哭。

在低温的晚上，在蛄蝼啃啮着根须，而小蟾蜍吃着子叶。海上的雾锈蚀着兵士们的枪刺，而泪是更其快的。不管星星或月亮，照着有战争和没有战争的地方。

溺酒的天使

酒瓶跌破之后，那饮者不但为芳香四溢的液体之迸流而叹息，且颓然地匍匐在地上，嚅嗫地说：“你并没有罪啊，正如我是一样。为什么呢，不当心吗？别人都喜欢绿色的天堂，而你鄙弃一朵臃肿的菊花——诚然，它那样子真蠢——但我是无能帮助你了，我已经微醺。”因为一个天使正溺在他自己所碰翻的酒中——或是他方自盛酒的瓶中溢出亦未可知——他半透明的黄色的小翅膀正被浅绿色的液体溶化着……

“也好。”饮者说：“同我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吧。”那声音高得只有瞎眼的老鼠和未满月的婴儿才能听得见。

醒

他们在我的脸上涂石灰
他们在我的全身浇柏油
他们在我的脸上身上抹废弃的刹车油
他们在我的两眼装上发血光的红灯
他们把齿轮塞入我的口中
他们用集光灯照射着我
他们躲在暗处
他们用老鼠眼睛监视着我
他们记录我辗转的身躯

出窍而去。我的魂魄。
邂逅过各种各样的愿望，恐惧与忧伤；我的魂魄，自梦的闹市冶游归来，瞥见躺在床上的，被人们改造得已经不成人形了的，自己的躯体；不出所料，开始时，我确被他们的恶剧怔住了；然而，即便被塞以利刃的，我自己的双手，亦不能吓阻我，自己的魂魄，飘过去，打窗外沁入的花香那样，飘过去把这：厮守了将近四十年的，童工的，流浪汉的，逃学时一同把快乐挂在树梢上“风来吧，风来吧！”的；开小差时同把惊恐提在勒破了脚跟的新草鞋，同滑倒，同起来，忍住泪，不呼痛的！也恋爱过的；恨的时候，沉默，用拳头击风，打自己手掌的；这差一点便兵此一生的；这正散发着多么熟习的梦魇之汗的，臭皮囊，深深地拥抱。

无质的黑水晶

“我们应该熄了灯再脱；要不，’光'会留存在我们的肌肤之上。”
“因了它的执着么？”
“由于它是一种绝缘体。”
“那么，月亮呢？”
“连星辉也一样。”帷幔在熄灯之后下垂，窗外仅余一个生硬的夜。屋里的人于失去头发后，相继不见了唇和舌，接着，手臂在彼此的背部与肩与胸与腰陆续亡失，腿和足踝没去得比较晚一点，之后，便轮到所谓“存在”。
N’ÊTREPAS。他们并非被黑暗所溶解；乃是他们参与并纯化了黑暗，使之：“唉，要制造一颗无质的黑水晶是多么的困难啊。”

阿米巴弟弟

拉着我草绿色衣角的小孩，哭打着从楼梯上退下来的阿米巴弟弟，对他的邀请我支吾地拒绝了。这简直是一只嗥月的兽，他的颈子说：为什么不到楼上我的家去？那时你看见梯子，又细又长，你在城里有一个窝和一些星子吗？

我奇怪人有一个这样的弟弟“是既干净又脏的？”像一只手，浣熊的，我想其掌心一定像穿山甲的前爪。一个人有个阿米巴弟弟既像浣熊又像穿山甲，而我在夜半的街头有数十个影子。

冷藏的火把

深夜停电饥饿随黑暗来袭，点一支蜡烛去冰箱寻找果腹的东西。正当我打开冰箱觅得自己所要的事物之同时突然发现：烛光、火焰珊瑚般红的，烟长发般黑的，只是，唉，它们已经冻结了。正如你揭开你的心胸，发现一支冷藏的火把。

辑八
手套

雨季

失去了百分之一吨糖的甜蜜
蔗板
在屋顶作了〇•〇三甲田之回忆
而薄薄的石灰的梦是厚厚的
　　　硬绷绷的、火辣辣的
于它失血的面颊
一个未知的国度底图显现了
啊，方向不明
窗外的雨带风不辍……

因失去了檐滴的畅流
话语乃在铅皮管里叽咕
思想乃在阳台顶上郁积
小雨点乃织着鳞的图案
我亦织着海的图案
忆及三月前遗忘在那里的一只木履
定必漂浮于阴暗之一隅
如一艘没有水手亦没有乘客的邮船
而想着那株亚力山大椰子的无辜
被院子里的人滥施怜悯

被三楼的房客无因恼恨
被被禁在二楼的房东女儿
误认为对她悲惨的遭遇而落同情之泪

烤鹅

一只刚烤好的全鹅飞走了。并且，攫去我们仅有的一瓶特级清酒。在一个晴朗的月夜，一朵将萎的茴蒿菊似地我们赤裸裸地俯身在海滨的沙滩上，唱着：“不用金属的刀和叉。也不使竹筷的，我们是一群啜瓶口的酒徒哟！我们是吃’美’的饕餮者。啊！你黄油油的香喷喷的一只新烤的全鹅呀！你黄油油的香喷喷的一只新烤的全鹅呀……”直到晨雾将我们神圣的裸体轻掩，露珠自我们发红的鼻尖滴下……

梯

从我书桌前面的窗望出去，约廿五公尺的地方，是一间水泥的平顶小屋；从前是车库，现在弃置着。去年冬天，不知谁搬来一把比那小屋高出三分之一的长竹梯，斜靠在那里。

窗前有几株矮小的樱树。在冬天，我仍可以透过那些瘦削的树枝看得见那小屋墙壁上的水渍和裂痕；令人时时保留一些残余的实存感。冬天一过，春天便很快的来了，苍白的樱树花的盛放以及过早的萎谢都不曾搅乱过我，不觉又就到了夏天。

一日午后，坐在书桌前，我正感百无聊赖，用手攀着桌的下沿，身子向后仰着。这时，一个景象忽然出现在眼前；在樱树的浓密的叶丛掩照之后，我已看不见那个布满水渍与裂痕的小屋，只能从树梢上沿望见——啊，那一把竹梯还放在那里，那高出小屋的一部分，正投空地没缘由地竖在那里。那时，天空蓝得像海；这时，正有一朵白云一片帆似地打梯端缓缓航过。同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出现，
我说："鬼晓得！我怎么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呢？"我正在自责时，同事陈君不知何时已站在我身后说："怎么？又在想谁啦。""鬼晓得！"我说，同时把手向那梯和那朵云一指"啰，你看"。刚好这时——忽然那梯移动起来——大概是有搬走。

"等一等！等一等！"他一面狂呼，不顾一切的跨过我的桌子，从窗口冲出去而跌倒在地下了，可仍然不住的狂呼着："等一等！等……一……等——"而我也只好俯首在书桌上叹息了。

枫

一个小孩指着路旁的一株树问我："这是什么树？"
那时是三月。我说："树。"
树的枝干都呈银灰色，嫩绿的叶片像那个小孩的小手；但是，他不满意于我的答复，他生气了，歪着脖子嚷道："树？是什么树呀！"
我怎么能告诉他哩，那时是三月。我说："小朋友，你还小——你几岁呀？"
"六岁半。"他说。
"好。"我拍拍他的长着细长的毛发的头说："过半年，等你满七岁我告诉你。"

像游过一个小小的池塘，六个月后，枫树们都露出鹅一样红色的脚距在风中舞弄。但是，纺织娘和叫哥哥夺去了那小孩对我的友谊——他不再来问我这是什么树了？4
一天傍晚，我从树下拾起一片猩红的叶子来，向一个正从我身旁走过的老人说："这是一片枫叶哦。"
那老人，用一种秋天的草原特有的眼神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说："我知道！"然后随着那被西风卷起的叶群气虎虎地走了……

手套

有一次，我在做完工后，回到寝室里，先脱下一只手套，向床上一扔；然后，掏出一支香烟来衔在嘴上，并且，已擦燃了火柴，正准备吸时，忽然，我从火焰尖端的黑烟熏飘中透过，凝视着那只躺在床上的被黄土染黄了的黑土染黑了的被黄土和黑土染成了赭褐的白粗的手套。

此刻，那只手套，因离了我的手，自然是空瘪的；食指成三十度地斜曲着。小指被叠压在无名指和中指之下，已看不见，甚至，简直像断了一个指头。呵，它是如何地充满了孤独的哀伤之情。我急急摔灭了火柴，把另一只手套脱下来，很快地丢在它旁边。

第二只手套，却是仰卧着的。手指都无力地摊开来，指尖向着原先那只，距离约十公分成为一个直角；说是休息着哩却又煞像哆嗦；就这样，一双赭褐色的粗白色手套，唉，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象征出：没有希望的希望，绝对的空虚的悲哀，与千万万分的颓废的人。即使是一个未亡人拥一袭外套跳慢板的华尔兹。

玩笑

有一次，我和一群蚂蚁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盛夏的骤雨初停，空气异样的清新。一群蚂蚁正忙碌于建造它们的新居。每一只蚂蚁都非常勤奋有从地穴中掘出一小粒的黄土，衔来抛在穴外一公分半远的地方；而那些小小的黄土粒，很快就堆成一道小小的围墙。它们似乎都很高兴。但是，我和它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我把一只出外寻找食物的蚂蚁捉住，用手指轻轻将它捻杀；然后，从它们新筑的巢穴之上空丢下；丢在那道小小围堵当中的那些正在庆祝它们又完成一片领土的征服的蚁群中。我看见那些素以勇敢、团结著名的蚂蚁，忽然变得非常地怯懦、自私起来了；仅一秒钟的时间还不到，便都逃得精光。

可是，我却只是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当我把那只捻死了的蚂蚁的尸体从空中丢下之时，我好像听见一个巨雳似的声音从每只蚂蚁的口中惊呼出来；而我就是把这声音投到自己心中的人。
那声音说：“啊，死！”
也许这在它们，是唯一的宗教问题。
可是，我总是和自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牧神的下午

一



二

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一个约三公尺宽的脏水塘旁边对着那太阳眼镜似的水里躺着的两只牛大声吆喝着：“喔！喔！”并且把它们穿着鼻孔的绳，使劲地往上拉。那是那两条牛，其中的一只，瞪了他一个白眼；另一只，把头转向一边，用鼻子哼出一些脏水，算是对他的答复。

近处的草原上，正有三级风吹过。

那个小孩开始用一根细长的竹枝鞭着水面，一面用手指拨动着草丛说：“啊，我的先人，我的祖宗，起来看一看吧；看那草是多么青，多么嫩呀！但是，噢，它们都在那里奔跑着呀，它们在风神的追赶下都要逃走了！它们是那样地长，如果不被风神的大轮子碾倒，你们吃起来连头也不用低哦……”

可是，那两条牛，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把头转向旁边，用尾巴在塘底醮一些泥浆摔出水面，像用手一挥说：去你的吧。

那小孩，忽然摔了手中的竹枝和绳子，很快地跑在风的前面，到草原上拔起一把长长的草来，奔回塘边，用嘴咬了一口，嚼着，并且，用最温和的声音向它们诱劝：“哪！亲爱的，来嘛，这草多嫩，多甜。”又在鼻边嗅了一下说：“啊，好香！来呀，来吃呀，啊，我的心肝，好香呀，多嫩呀，多甜呀……”并且一面牵引绳子。

两条牛中的一条，似乎已经嗅到了草的香味，开始站起身来，可是，沥青一样浓黑得发光的塘水，用温暖的手轻抚着它那灰红色的大肚子；它侧转头，对他和他手中的草看了一眼之后，忽然又一歪身躺了下去；浓黑的水被挤到塘边，然后像久别重逢的新人一样地奔回，把它们拥抱，淹没了整个背脊，直到颈项。而那个小孩，却因此而被拖倒在塘边了。

三

我们都知道：假如那个孩子不曾遗失了他的牧笛（啊，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遗失的？），他是大可不必这样费劲的。如今他却坐在塘边，一面看着那两条亲着脏水的牛，一面看着那像要逃去了的草原，呜呜地哭了起来，直到太阳笑着从山后隐去。大地把一切彩色依相反的顺序还给天空。

主题

所有的人们都走出了屋子，去寻找秋天的主题。
走遍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走遍了每一个乡村的角落，从枫林里出来的人，不过拈几片枫叶；从菊圃里出来的人也失望地握一把黄花。
他们都没有找到秋的主题。
于是，向草原出发。
草原上，一片金黄，它是那么辽阔，空旷，人们有赶着猎犬的、有放出兀鹰的；然而他们已经失去了能找得到的信心。草原上，只听得见鹰犬的呜嗥和人们的跫音与叹息……

在远远的草原之彼方，忽然出现一个蓝色的淡影，人们都在屏息着，瞪大了眼，看那个蓝影的长大——那蓝色的影子向他们逐渐接近——而使他们同蠡测、企望和等待而猛烈地跳动着心脏。但当那逐渐增大的蓝色的影子终于变成一个人形的时候，他们失望了一是他们一向瞧不起的诗人！而那诗人，在看清楚了他们之后，以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在镜中第一次看见自己竟是那样憔悴时的那种惊讶的眼光而停住了。在约两个全分休止音符的沉默之后，人们开始无声地叹息，已经有人回头走了；但是，一个小孩却向诗人问道：
“诗人，你也是来找寻秋天的主题的吗？”
诗人点了点头，因为问他的是一个小孩。
“那么，你找到了吗？”小孩又问。
诗人用茫然的眼光望着无限的草原说：“我找到了。”
所有的人都停住了脚步，掉转头——像很多的傀儡被一根线所操纵的那样——看着诗人，而又同声的——在乐队指挥的指挥棒一挥之下所发出的声音一样问：
“在哪里？”“是什么？”
诗人向他们仅作％休止时的哀伤之视瞩之后，用一种全然不是他自己的声音，有如威廉泰尔序曲终曲式地说：
“在这里。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站立的地方，它就是这些去寻找它的这些人们，你们和我，我们就是这秋的主题啊！”
之后，忽然双手掩面，转身向那无限的金黄的草原之深处狂奔而去。
……

卷二
用脚思想

辑一
音速

咳嗽

坐在
图书馆
的
一室
的
一角
忍住

直到
有人把一本书
历史吧
掉在地上

我才
咳了一声
嗽

一九七〇年　爱荷华

电锁

这晚，我住的那一带的路灯又准时在午夜停电了。

当我在掏钥匙的时候，好心的计程车司机趁倒车之便把车头对准我的身后，强烈的灯光将一个中年人浓黑的身影毫不留情的投射在铁门上，直到我从一串钥匙中选出了正确的那一支对准我心脏的部位插进去，好心的计程车司机才把车开走。

我也才终于将插在我心脏中的钥匙轻轻的转动了一下“咔”，随即把这段灵巧的金属从心中拔出来顺势一推断然的走了进去。
没多久我便习惯了其中的黑暗。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　　中和

月光

——悼或人

根据一位目击者的描述，说：开始时我简直被他的行径所震惊，他举步在微风中摇摆着的芒草之顶端，他难道是达摩？他又高举手杖两臂向外猛挥，仿佛在叱咤着什么，他大概以为自己是能叫海水让路的摩西，虽然溪水很浅，然而随处都有盗采砂石所留下的坑洞，不过，我没有听到任何水声，已经是十六号凌晨，月亮特别圆，天空非常蓝，按理他可以抵达彼岸。

他的衣裤甚至鞋子都没有打湿。根据法医的报告：他是被月光淹死的。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和

音速

——悼王迎先

有人从桥上跳下来。

那姿势凌乱而僵直，恰似电影中道具般的身躯，突然，在空中，停格了½秒，然后才缓缓继续下降。原来，他被从水面反弹回来的自己在纵身时所发出的那一声凄厉的叫喊托了一下，因而在落水时也只有凄楚一响。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和

木棉花

——悼陈文成

杜鹃花都已经悄无声息的谢尽了，满身楞刺、和传钟等高的木棉，正在暗夜里盛开。说是有风吹吗又未曾见草动，横斜戳天的枝头竟然跌下一朵，它不飘零，它带着重量猛然着地，吧嗒一声几乎要令闻者为之呼痛！说不定是个坠楼人。

—九八五年　台北

路权

我用眼睛来执行。
我在若干年前向她宣称的那条我一直未曾带她去散步过的仅仅属于我的樵路之路权。看没有跫音的目光之步履踩在像枫而其实是橡树的，与乎各种各样的灌木的，手形的、心形的落叶之上，下面是不规则的石块，每升一级，我的老花眼镜也跟着升高一度。
颠踬中，我恐惧着路权的执行，可能逾越电线甚至云层。

一九八五年　　台北

沙漠

从大腿上长出
　　　　　　大腿的
仙人掌
把一生中
最灿烂的
笑
开放给
终日暴虐它的
炎阳

一九八二年　　　台北

废园

从手臂长出手臂的优昙
无意于捕捉明日之云朵
在夜间，于微风中展露
从手臂长出来的
　　　　　　　私处
以可触的时间之速度
　　　　　缓缓开放

形而上的芬芳
自桃色的唇瓣分解出来
陶醉了石头与瓦砾

从手臂长出手臂又长出
短暂之欢愉的
　　　　　　优昙
在谢落前把曾经吸入的星光
吐出
将一个颓圮的庭园照亮

一九八二年　　台北

露台二首

一

我早已说过了　亲爱的
上弦下弦于我都是一样
你偏要把月亮翻转来
我早已警告你　亲爱的
那把剪刀非常锋利
你偏要把月光一再剪裁
你更应该知道　亲爱的
晚风会突然转向
甚至梦也会被吹下阳台

二

月已西沉　亲爱的
不要去搬动
盆栽　当心
你薄薄的影子
被突来的晚风吹落阳台

一九八八年　　中和

辑二
封神与聊斋

池塘（枯槁哪吒）

从污泥中窜长出来，开过花也曾听过雨。结果。终还要把种籽撒到污泥中去。唯有吃过莲子的人才知道其心之苦。

父亲和母亲早已先后去世，少小从军，十五岁起便为自己的一切罪行负完全的责任了。这就是所谓的“存在”。仅余下少数的魂、少数的魄、且倒立在远远的云端欣赏自己在水中的身影。

深秋后池塘里孑然的一支残荷。

水田（申公豹之歌）

才唱出第一句
一只白鹭飞来
便将我的歌
衔走
越过
山峦重重
飞向
云层
的
那边
的
那边
而
去

呆立
在
众多的水田当中我成了一竿
稻
草人

若干年后
白露再度飞临
我的歌
早已词句颠倒不堪吟唱了

一九八七年　　台北

山谷（张桂芳效应）

当我醒转来的时候，犹记得奔驰中我曾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四周的山峦也不断呼唤着我的名字。

那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我和我的机车同时跌倒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

一九八七年　　三峡

大地（土行孙告白）

他们把我悬挂在空中不敢让我的双脚着地
他们已经了解泥土本就是我的母亲
他们最大的困扰并非我将因之而消失
他们真正的恐惧在于我一定会再度现身

一九八七年　　台北

火焰（马善疑点）

每当西风走过，每当暗夜，每当鼻塞，每当独行，尽管我的步伐依然稳健，却为何我的身影总是忽明忽灭？

遂想起那年，他们在打断了整捆扁担之后，竟舍弃刀枪不用而改以一壶冷水灌进我的鼻孔我的嘴巴，直到我停息了谩骂。

难道，他们那时就已经得知，我的生命本是一团火焰，是一盏从古佛殿前逃亡的明灯？

一九八七年　　台北

聊斋

她用一双辫子背对着我说：请把我的形象找回来，我把它遗失在黄昏之中了。

我倒退着向黎明奔去，穿越凌晨、午夜，翻遍了昨日所有的晚霞，立刻折返，再次穿越午夜、凌晨，以为一脚踏进的应是朝云之际，我高声对她说：找到了！

她缓缓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以一头长长的黑发，我的第二只脚已然站在夕暮之中。

一九七八年　　台北

头七

——纪念女儿她们母亲的母亲

都快到家了。

当她以半世纪前的习惯，俯身在这条少女时代浣衣的溪畔，发现双手竟然捧不起半点清凉，而平如明镜的水面照不出她丝毫的形影；这才想起儿媳们都作兴上教堂，没有人为她念经，她连一块灵牌都没有。

一瓣桃花从月牙上流过，外婆差一点哭出声来。她几乎忘了自己是踏着茅草的波浪踏着芦花的波浪踏着台湾海峡的波浪踏着洞庭湖的波浪回来的。

一九八七年　　中和

三七

——纪念孩子们的大舅父

为了解释他并非死于间谍，他又急急地来到我的窗前，他身上残余的海滩气味还激怒了屋角上那只懒洋洋的暹罗猫。

为了解释并非死于预谋，他只能把变幻莫测的洋流温度传到我的身上，害得我在睡梦中忽冷忽热。可怜他早已失去了人世的语言。

为了解释他如何被一个海流漩涡以及海草所吸纳，他任由自己浮动的魄影被窗帘围绕复围绕，在我犹未惊醒之前缓缓沉入又黑又深的天空。

一九八八年　　台北

五七

——纪念孩子们的外公

听罢比他早走数年至今犹是孤魂野鬼的部属有着每被芝麻大小的神祇所为难而不能尽收生前足迹的抱怨之后，他不禁大叹连灵界亦充满了势利眼。要不，怎么自己进入老家旧宅院时并未受到任何拦阻。

而他生前的副官却另有解释，他说：长官，回煞不顺非关我的阶级大小，问题出在我腿中的那颗弹头，虽然它生前以不同程度的酸痛使我预知风雨，如今却被自家的门神视为带有凶器而不准进出。

现在，他终于谅解儿媳们将他火化并非忤逆不孝了。记得捡骨的时候还有个孙子误把熔化后他脊椎旁那些弹片当作勋章哩。

一九八八年　　永和

穿墙猫

自从她离去之后便来了这只猫，在我的住处进出自如，门窗乃至墙壁都挡它不住。

她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曾令铁门外的雀鸟羡慕，她照顾我的一切，包括停电的晚上为我捧来一钩新月（她相信写诗用不着太多的照明），燠热的夏夜她站在我身旁散发冷气。

错在我不该和她讨论关于幸福的事。那天，一反平时的呐呐[5]，我说：“幸福，乃是人们未曾得到的那一半。”次晨，她就不辞而别。

她不是那种用唇膏在妆镜上题字的女子，她也不用笔，她用手指用她长长尖尖的指甲在壁纸上深深的写道：今后，我便成为你的幸福，而你也是我的。
自从这只猫在我的住处出入自如以来，我还未曾真正的见过它，它总是，夜半来，天明去。

一九八七年　　　中和

辑三
无言的衣裳

风

从永和骑回台北
这桥头引道的斜陡
已超过了十五度
你老是打新店溪的上游
刮过来
我的破伞承受了
秒三十公尺的压力
（算算看，我轻微的咳嗽
要多久，才能在远方
被暗夜中醒着的人听见）
而生活的压力不是秒公尺的
虽然也有险峻的坡度。
却奈我的双手双脚不合
不信，就狂吹一阵看
你就晓得我的匍匐
并非是投降的姿势
一寸寸地
我仍在向上爬啊，刮吧
风

一九七六年　　台北

马

逆风中
以时速六十公里
超前而去的Blue　Bird
烟尘过处（便证实）
经济亦随之而起飞了
我破旧的双轮坐骑
应和着我
也在轻微的咳嗽
望见河下薄雾中的垂钓人
便觉得你是道情的铃板了
你这爱在风雨中行吟的
至今还有人叫你自由车的马
可是，等到了家门
你就会被锁在公寓楼下
那并非是我要剥夺你的自由
而是明天　明天
我们仍要去走
那条老路　去过
那条老桥　去过
和昨天一样的日子
我深怕
又有人顺手牵羊
骑了你这匹只会咳嗽的
马

一九七六年　　台北

蚊子

自从我的那位同事结婚之后，他从前在河边自建的小木屋就算被我接收了，然而，我几乎同时接收了一屋子的蚊子。

自从我把旧有的栏栅式木板窗改成纱窗之后，我便失却了把灯下的人影看成小狗的乐趣。

为了把这些营营然的众生驱逐于我首次拥有的国度之外，我立刻加装了一道纱门。

然而，门，总是要开启的。

便这样，终于也会有些不速之客会趁机溜进来，即使在非常小心的情形下，哪怕是一只，也会打扰我的宁静。而真正打扰我的，倒不是它的营营然，嗡嗡然，乃至被其螫咬，却是我自己这颗容不得别"人"的心。一感觉这个屋子中还有别的生物存在，我便怎么也无法静下来，既不能写，也不能读，甚至无法思想。在用书本衣物驱杀无效，甚至失去踪迹之后，便只好静候其再度出现。好不容易发现其
竟然爬在门纱上，便想：既然要出去，便放了你吧。可是，待到我去开门时，它却又飞回屋中的暗处去了。

可恶呀！心中的恨意开始煎熬着我。

于是，我开始了一个阴狠的计划；我把衣服通通脱去，除了一条短裤，我也深知蚊子是不怎么喜欢光明的，我就把凳子移开灯远一点，但仍然看得清楚的地方；我静坐着冥然不动，嘴中念着："嗟来食。"心想，蚊子总该不是一个拘礼的"人"吧？
其实我错了，蚊子固然不懂得人话，但也却不那么迂腐，若非我刚才那一阵运动，使我的皮肤有了汗味，它才不会光临呢。好像什么人又说过：心怀恨意的人，身体自会溢出恶臭。

而蚊子正好是一个逐臭之夫。

终于它来了，悄然掩至。但却不是我想要它停留的地方；直到我感觉得腿肚子痛，皮肤自己悸动了一下，待想把腿转动过来时，它已经飞走了。

真是教人懊恼，越是如此我便越要克制自己；并且提醒自己：蚊子总是在暗处下口的。我故意地不断轻移着双脚，又微微摇晃右手，终于在它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施施然降落在我始终保持不动的左臂上。

"好啊！"不知是否由于它竟然听得出我心中的欢呼，它曾经一度企图飞走，虽然后来又重新降落下来，却好似仍然有些许的疑惧。我不断警告自己要克制、要忍耐，我努力屏住呼吸。好像已经得到我的信任了，它甚至还要在我稀疏而柔软的寒毛间散了两步。当然，我知道它是在寻找一个最适当的下口之处。

我已经感觉出来皮肤上轻微的痛，我也看得出来它尖锐的口器所插入的地方。先开始，是它口器旁的触须微微的在向两旁卷动。口器已经分明插得更深，因为现在已经看不见而只剩下触须了。

这是一只我们常见的家蚊子，不过，却是那种生长在草丛间，而不是臭水沟中的那种；身形比较大一点和山间的小巧的花斑蚊大为不同，简直可以说得上是造型优美，翅膀在背部铺得很平整，灰灰的，然而很光洁。

说它的造型优美，实在一点都不夸大，它的腹扁长而不瘦瘪，其上有黑白相间的斑纹。最美的是它的六只长腿，每一只大概都有它身长的两倍却按着粗细而分成长短不同的三节；那前面四只脚在站立时，做了最均匀的方位分配；而且脚的三节弯度与斜度也给人以最安稳的感觉，是很合乎力学原理的。
最神妙的应该是后面的两条腿，看它现在，正高高的举起来，配合着它因口器插得越来越深，而以致尾部上翘，整个身体和我的皮肤表面形成了一个美丽的十五度倾斜。或许是因为吸血时需要使力之故吧，那两只后腿还在不住的有节奏的掀动。

便这样，它本来黑白分明的腹部开始涨大而变得模糊了。其实，我所看见的只是那些黑白斑纹的涨大，先是黑的变成赭色，白的变得有些粉红，我不断的克制和努力的忍耐着。

好呀，你已经把我的血吸到你肚子里去了。

这情形，不禁使人想起军队里的验血，当护士用针筒刺穿你腕间的脉管时，他一面问你痛不痛，你一面看见针筒里鲜红的血随着上面的刻度上升。所不同的是，抽血去验是一件“事情”，而蚊子把我的血吸到肚子里去，却不能只算一件“事情”。这个你们一定不懂。我所茫然有觉的，竟是一种生命的交易。可惜的是，这种崇高的感觉维持得不太久。当蚊子的腹斑完全消失而成为一种赭红色，在我深深感觉出来它的酣畅与沉醉之后，我几乎可以听得出来，自己心中的狞笑。

真的，这个蚊子是醉了，饮人类之血而醉。

它涨得圆鼓鼓的腹部不但是赭红色，而且在灯下隐隐发出光辉。它是真的醉了。它两只高举的后腿不但停止了掀动，而且是保有几分软弱无力地悬垂着，然而，它却还没有因吃饱了便走的意思。它真的是醉了。这正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它大上千万倍的人类，是根本用不着所谓巴掌的，我缓缓地举起右手伸出一个指头，以食指，轻轻的按在它的身上，稍微停了一阵，不仅感觉到它腹部的韧度，甚至能觉得出它里面我自己的血的温度。

当我把手指移开时，它已经不动了。它的口器依然深陷在我的皮肤里

面，这家伙当初未免过于贪婪，也过于耽溺了。我不能十分清楚的了解，自己未曾使大力捺破它的肚子，是否因为不愿意鲜血玷污了自己的手，或是，怕看见蚊子的血便是自己的血，或是别的。
反正，它现在还没有死，只是昏却了。

我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捡起来放在摊开的左手掌心中。
我真的是有些怜悯它了，它分明是中了我的陷阱。

如果它还能复苏，是否我该把它放走？

我开始有些后悔：把人类带有恨意的血去喂养一只蚊蚋。若是它再去叮别的人，会不会传播仇恨？若是生养了下一代，那些蚊蚋会不会也带着恨意叮螫人类？当然，这些都是很无稽的。最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即使当时我心中曾经一时充满了恨意，然而经过另一个生命的吸吮，是否便应该化消了？

然而，我终究还是没有释放它，我及时折叠了一个纸球，将它封藏在里面。老实说，即使“恨”会被传染，难道人类向来还缺少了这种情感？至于遗传，蚊子不恨也会吸血的啊！

真正令我耽心的原来是“悲哀之自觉”，我怕这种人类特有的质素被传染给昆虫了。

一九八二年　　台北

狗

每次，当我从栏栅式的木板窗缝中望出去，一直把这条临河的、还不怎么成其为街的路看到黄昏。一直把那盏不知从何时起点着的路灯，由昏黄看到明亮。一直看到那个遛狗的人出现在路灯的照射之下。

每次，总是要等到那人快接近路灯时，才看得见一只灰灰的狗，跟在他的后面；他人愈近灯杆，那黑黑的狗靠他也更近，人一到灯下，那狗便不见了，我想大概是翘着腿在灯杆下做什么了；可是当他一走过了灯杆，那狗就突然越过人而跑到了他的前面，愈走愈远，直到人从灯光中消失。

一个人拥有这样一只忠实而有趣的狗。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直到有一天，我禁不住想要和那人去打个招呼，而走出了我的小木屋；当我走向那盏路灯时，我才发现，我也有一只忠实的狗跟在我的后面，并且也在我走过灯杆之后急急的跑在我的前面，愈跑愈远，终于消失在没有灯光之处。

一九七六年　　台北

风中之风

一

风乍起

早被拔去了插头的电扇
竟也转动了起来
将桌上我正填写好的
履历表
吹走了
而一片金黄的树叶
却被阻留于
灰色的尼龙纱窗上

将成熟的风景留置在纱窗外
把没接线的电扇转动起来
又吹走我的履历表的
啊　风中之风　是谁
不知道　是谁
翻开了我多年来写写
又停停的日记
是谁　不知道

二

是谁　令我的额头
皱如“一池春水”
是谁　令我的膝关节
酸痛有如一棵树
正被利刃镌刻着
某年某月某日　某某某　到此一游

一九七五年　　台北

夜归三章

一

细雨中过福和桥
脚踏车也跟着人淌汗
扑面的斜风
只凉了我的下半截
沿着鼻梁流下来的
倒也不是泪
从唇边渗入嘴中
竟还有一些辣
这证明
我每天炒的都是川味

二

这证明
我已经活活的
回到了家
当我把钥匙插进
公寓的大门
一滴雨从平檐上掉下来
刚好
滴在我的脊梁上
顺着背心一直凉下去
教人好想
咳它一声嗽

三

进得门来咳声嗽
省得老妻问是谁

一九七八年　　台北

某日某巷吊旧寓

黄昏过后
钢筋在瓦砾中横斜
舒卷　一帖
铁的狂草
溶入淡墨的夜色
怪手
踞坐在客厅中
将它唯一的掌
伸进厨房
（也该是开饭的时候了）
它流着机油的手肘
一段不锈钢的骨骼
比老天还要白
墙角处
有个破了的药罐子装的仍是
老房东的咳嗽

一九七九年　　中和

无言的衣裳

——一九六〇年秋、三峡、夜见浣衣女

月色一样的女子
在水湄
默默地
槌打黑硬的石头

（无人知晓她的男人飘到度位去了）

荻花一样的女子
在河边
无言地
槌打冷白的月光

（无人知晓她的男人流到度位去了）

月色一样冷的女子
荻花一样白的女子
在河边默默地槌打
无言的衣裳在水湄

（灰朦朦的远山总是过后才呼痛）

后记：一九六〇年秋，尝与诗友流沙游三峡，宿背街临河旅馆，房为木架支撑之小楼，半悬于河上，风并水俱流于其下，遂喝米酒如饮高粱，醉而卧。夜有捣衣声惊梦，推蓬窗视之，月色、荻花、水光，澄明一片，天地寂然，唯一女子浣衣溪边，磕磕砧声回响于山际，不胜凄其。因忆儿时偕诸姑嫂濯衣河上之欢，水花笑语竟如昨日，不禁戚然。欲推流沙再饮未果，独酌寻句又未得，遂辗转以终夜。后又与秀陶等人醉此小楼，不复闻砧声，亦未得句。二十年后，诗虽成，故友已星散，怀想之情不能自已，是为记。

一九八二年　　台北

辑四
更深的海洋

夜访东海花园

藉着素手的牵引
跨越小溪中银河
减缓我错纵的脚步
怕踏乱玫瑰的芬芳

更深的海洋

香茅的波浪
拂涌腰身
夜是更深的海洋

星星明灭
是我们的思想
浮升在天际的泡沫

杨逵素描

干瘦的双腿
　　盘坐在
光洁的竹床
同样有峻峋的骨与节
都是只能折断
而无法弯曲的

说话的声音每高过窗外的秋虫
炯炯的双目把阴暗的屋角照亮

大度山本事

有人从合欢树间走过
对生的叶片
都紧紧的依偎着
好让更多的星光漏下来

有人在星光下走着
夏夜的昆虫
都不喜欢吟唱
露珠被裙裾无声的拂落

有昆虫梦见花朵
从树枝上跌下来
晚风在草丛中缓缓流动
教堂在星光下默默的蹬着

有人把身子倚着教堂
比夜还黑的发丝
沿着屋檐垂下来
童年的故事就轻轻的滴落

谛听者便斜靠着大度山
任由香烟在指间点着
原来他就是
那以懒散出名的半人半马座

近乡

昨晚檐角风铃的鸣响
分明是你叮当的环佩
别以为我不知道有人夜访
院落里的残雪仍留有余香

出峡而去

人家说“少不入川　老不出川”
十五岁离你而去该正是时候
洋船上的少年
滟滪堆前一点犹豫都没有你不是说“对我来”吗何况掌舵的又不是我自己
便对着你对着不可知的未来
入峡而去
穿峡而去
对着水漩中的夔府
说杜甫再见
对着雾里的巫山
说朝云再见
还有那传说中的神女
峰中之峰再见
诸葛亮再见　八阵图再见
再见再见　杜鹃再见
用不着唤我“归去”
三闾大夫犹在七百里外的那头
我这就要去秭归
去汨罗
只有出发才是归去
去去去　过西陵
出峡而去
记忆中你窄窄的天空是一条长长的路
而我失落的童年
遂在两岸的猿啼声中随轻舟流逝

宿雾情歌

昨夜的灯光　昨夜的雨
昨夜的朦胧　昨夜的醉
昨夜的旋律　昨夜的舞
昨夜的花环　昨夜的香
卡斯蒂诺　吉他　吉他
桑巴基塔　给她　给她
不要让昨天晚上的雾
停滞在玛丽亚今天的心上
把花环挂在她熟芒果色的颈项上
让香气散发在她幼椰子的胸脯前
不要让昨天的歌遗留在海螺的耳朵中
快把你胡髭的微雨落在她贝壳的唇上

桑巴基塔　吉他　吉他
卡斯蒂诺　给她　给她

温水乌龙

下班回家的路上
遇见失散多年的战友
竟然住在附近的社区
邀他去家中话旧

老妻用温水泡茶
话题也不太热络
从解严谈到戒严
乌龙还浮在水面

老友说妻儿没有带钥匙
坚持不在我家中用饭
茶也没喝两口
就起身要告辞

直到把客人送走咔嗒关上铁门
最后一片茶叶才终于沉到杯底

辑五
月亮和老乡

月亮和老乡

一

月
施施然从林梢踱出来

冷
许是树枝想要说的话吧

冰
晶明地把话语给冻住了

二

慢拖拖地从林中踱出来
黄苍苍地
醉醺醺地
一张山东大汉印堂脸
是收车了的老赵么
总是把三轮停在门前
再转到木屋后边
对着马场町那片荒草小便

三

林木冰立
月脸黄圆
山东山西
贵州四川
河南河北
大陆台湾

老乡！好高兴在外国相遇
多想用中国话和你寒暄几句
却又怕你只会说英文
只好背转身来故意不看你

四

灯下
读着妻的来信
不知何时
烟蒂已经从烟灰缸的

边缘　跌落
而月亮一定越高越小暖意全消了

一九七一年元月　　爱荷华

五官素描

嘴

说什么好呢

唯
吃是第一义的
歌
偶尔也唱
也曾吻过
不少的
啊——酒瓶

眉

只有翅翼
而无身躯的鸟

在哭和笑之间
不断飞翔

鼻

没有碑碣
双穴的
墓

梁山伯和祝英台
就葬在这里

眼

一对相恋的鱼
尾巴要在四十岁以后才出现

中间隔着一道鼻梁
（有如我和我的家人
中间隔着一条海峡）
这一辈子是无法相见的了
偶尔
也会混在一起
只是在梦中他们的泪

耳

如果没有双手来帮忙
这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存在

然则请说吧
咒骂或者赞扬
若是有人放屁
臭
是鼻子的事

匹茨堡

薄雾中的驰车好似逃脱的鱼
匹茨堡或许就要消逝了
我看见那座城
在一只上升的气球中
失掉它的是一个黑人小女孩

其实那座城并不存在而只是一个树林
其实那个树林并不存在而只是一棵树
其实那棵树并不存在而只是一丛树叶
其实那些树叶并不存在而只是一群鸟
其实那群鸟并不存在而只是一些悲鸣

众鸟啁啾，黑人一句话都不说
气温正在下降
我望着远方，虽只是早上九点
我仿佛已经看见了　落日　黄昏

布朗市公园

狮子的
鬃毛
比
秋草
还要黄

在风中
彼此
乱了方向
比秋风
还要冷
嘘息
在枯草中

“八月十五月光明……”

一九七〇年 Bronx Park, N. Y.

凯亚美厦湖

比水的清冽
　　　　更远的
是林木的肃杀
比林木的肃杀
　　　　更远的
是山的凝立
比山的凝立
　　　　更远的
是云的苍茫
比云的苍茫
　　　　更远的
是天的渺漠
比天的渺漠
　　　　更远的

是我的
望　眼

一九七〇年 Kiamesha Lake

岁末寄友人

久远了，很想念
忽然忆起
麦高文街双柳园
庭前参差的草地
此时该已为白雪摆平了
春来又会飘着黄雪
那便是蒲公英
它们总会领先
早我一步抵达你门前
便对迟到的我说：
下次别再呆在桥上看
逝者如斯的爱荷华河水……
德布克的小山冈
我是去过的
只不知围绕着你们新居的
会是什么乔木，叶落尽
枝轻了。雪会把它们——
弯来你们的窗前吗？

一九七六年　台北

我听到你底心跳

——悼非洲诗人欧可后序并怀温健骝

“我听到你底心跳
咚咚嘟嘟咚”

当你把宽厚的手掌
伸开
抚着身前尖底的小鼓
当你的短粗的手指
七根　八根
漫步轻踏于鼓沿鼓面
你充满血丝的眼球
开始闪亮在你黝黑的脸上
就在你的眼中　脸上
我看见一只公狮温柔恰似一只母狗
我看见一群大象涌动如风景前的云
我看见几只羚羊跳跃仿佛横飞的雨
我看见一丛树生长胜过燃烧的火焰
我看见一条河奔流就是愤怒
我看见一村子的人歌唱还不如哭泣
唉，欧可你怎么喝酒时清醒
反倒是击鼓时醉了
唉，欧可，你错把美洲当作非洲了

后记：最近读到一九八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所编的《非洲黑人诗选》，集中也有乌甘达诗人欧可（Okot　p'Bitek）的作品，觉得名字很熟，再翻集后的作者简介，果然是我认识的那位非洲诗人，并从中得知他已于一九七一年去世，不胜怅然。

原来我和欧可还曾经有一段小小的过节。

十几年前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专案"（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作客的时候，曾与这位身材高大的非洲诗人相遇，后来成为酒友。所谓过节，是因为在一场作家秀中他特意要抢我的风头，我自己虽不在意，反倒是我的朋友温健验替我出头，开他的汽水，所幸并未酿出什么纠纷来，到饮酒的时候，彼此还各尽数觥，好不快意。

那是在一位美国著名农机制造商豪华别墅中的宴会上，有人请我唱中国民谣，我正在谦让之时，欧可竟然不请自上，急急的站将出来，随即叫他美丽的黑太太快快把早已准备好了的数种非洲手鼓搬了过去，这时，吾友温健驹在一旁看见早已心中不乐，一面推我快出去，一面嘘欧可。欧可这人，身高一八好几，黑魇魇好似一尊铁塔，却也有几分先声夺人，也不管别人的嘘声，竟自"咚咚咚”击起鼓来。

平心而论，欧可击鼓的技巧并不高明。但是不要说美国人最吃这套，并连我也是第一遭亲见一个非洲黑人在我面前击非洲手鼓。数通鼓声之后，不但我为他鼓掌，嘘过他的温健骝也照样给他掌声。妙的是，

我歌完一曲，他给我的掌声却是加倍奉还。

我们在成为酒友之后，他却总是自饮自酌，酒量相当不错，很少见他醉过。

另一次去奥哈玛又与他同行，夜经一个小镇，车还未停，欧可一个人大叫起来："LIQUOR！"原来他看见一块酒店的招牌，不巧，那天是星期天，爱荷华是个周末禁酒的州，他失望地走到路边去小解，黑暗中他的眼睛分外明亮，却是颇为茫然的，使人觉得他此时正站在非洲的荒原之上，真有种"天苍苍野茫茫"之感。

那年之后，我不知他是否回到非洲，现在，竟然说他已于一九七一年，死于病酒，我简直不敢相信。

至于温健骝，他也在一九七五年死于鼻咽癌，至今我还保留他送给我的石南根烟斗，烟柄虽早已断了，我犹能不时将之摩挲，最难忘的该是他送我的钓竿，不仅我们曾在美国一同钓过鱼，重要的是，我们同是"保钓会"的同志，我们一齐唱歌、游行、落泪。我甚至不愿再次复述他赠我钓竿时所说的令人热血沸腾而又心酸的话。他不但是一个极佳的诗人，更是一个使人引以为荣的中国人。

现在，这两个陌生与深情的诗人朋友都先后去了，•写诗为悼，实在百无聊赖的啊。

本诗诗题及诗首二句，均引自欧可的诗作《马来亚之歌》。

最后并向《非洲黑人诗选》的中译者谭石君、郑仁君（译《马来亚之歌》）致谢意，因为他们美好的翻译，使我得以续一段和两位诗人的死后缘。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日夜

豆腐汤丸

在早晨一点多钟
在一个图书馆里
我忍住了一声咳嗽
把它吞下去
仿佛一只豆腐汤丸

不晓得妈妈是否仍然活着
不知道她是否依旧咳嗽
在如此寒冷的凌晨时候
公鸡叫过头遍
妈妈便已起身了　她作
她有一双和豆腐肉丸一样
白里泛红而苍老的手

如果要咳嗽　她也会忍住
忍得了咳就禁不住手抖
豆腐汤丸就会跌进汤锅里
静夜中声音传进卧室来
也传来炉火的温暖
我总是瞪着屋顶的黑暗
直到鸡叫二遍的时候

一九七一年　　爱荷华

辑六
用脚思想

用脚思想

找不到脚　　在地上
在天上　　找不到头
我们用头行走　　我们用脚思想
虹　　垃圾
是虚无的桥　　是纷乱的命题
云　　陷阱
是缥缈的路　　是预设的结论
在天上　　找不到头
找不到脚　　在地上
我们用头行走　　我们用脚思想。

一九八六年　　台北

手脚茫茫

我们的右脚
找不到
我们的左脚

我们的左手
找不到
我们的右手

右脚出发
去寻找
找不到右脚的左脚

左手出发
去寻找
找不到左手的右手

左脚　右脚
右手　左手
在茫茫的空中茫然的探索

寻找心脏

漂浮在空中
我们都是没有心脏的
肢体

漂浮在空中
我们都是寻找心脏的
肢体

没有心脏
寻找心脏
肢体在空中飘浮

直到肢体与肢体
绕成一个不分左右只有温暖的心脏
飘浮在冷冷的空中

人的位置

有人在人中　人在其中　有人在其左　其右有人
有人在其右　其左有人　其人在人中
人在人心中　有脸在其中　有脸在其上　有脸在人中
有人有脸　有脸有眼　有眼有眼　有泪在眼中
有泪在脸上　有人在泪中

卷三
把现在放进过去的过去里面

辑一
伤心的女子

解冻而去

——赠孔秋泉先生

这初冬的初识
也未免太晚了
汉城的残雪
饰着你双鬓的华发
说银杏的金黄
与枫的猩红的旗帜
曾在你峥嵘的额角
招展（那疾驰而去的是一匹灰色马）
绚烂的记忆啊
是我们未及一见的
秋

寒冬来到异地的北国
思想冷彻又透明
而语言分外热切
绍兴酒虽不是故园的家酿
却是你浓浓的江南口音
温过了的
啊醉得已近乎融化了
解冻而去　我
将为你明春的璀璨
引琤琮的流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四日初稿于汉城
十二月廿二日改写于台北

五彩友谊

红

狞笑着
你把刀子从我的胸膛
拔出来
顺着刀口流
而从刀尖滴落的　那　些　血
真红

黄

两只惊悸的眼
一个大张的嘴巴
因痉挛而收缩
皱了又平的
本就是很苍白的
现在又因为失血过多的
这张脸
一定更黄

蓝

谢谢你这同情的一脚
把我踢翻转来
使我能再看一次
天
又高
又远
又蓝

白

变幻的云朵
飘游着的云朵
你笑时露出的牙齿
还有你突然抽出来立即挥进我身体的刀子
都好白

黑

我的身体仿佛成为
云朵了
在上升（叹气的是你吗？）
我的眼皮却重得很
口好渴

世界突然变成一片墨黑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蓬露

又一次大地将所有色彩还给天空
黄昏真是多姿
夕照中我仍有不尽的行旅
我的大星星呢，我的黎明呢

大星星是晨鸡的打火石
在昏暗中领着我的步履
黎明时莲上的露有淡蓝的光
黄昏中的泪怎不是琥珀色的哩

每天都有一个黄昏
却敌不过每天总有个黎明
太阳出来露就干了
鞋虽破双脚仍要向前行
人生有走不完的路
我心中有不灭的长庚

石化工业之歌

在暗夜中
在南北两地
他们燃起一支支
熊熊的火把

据说石油乃是
古代微生物所化
说什么浮游性的有孔虫
不，我宁信其为蛰龙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威武的雷龙与剑龙呀
感谢你们的清泪
使我破旧的脚踏车齿轮
得以润滑
而波音七四七在半句钟间
不过喷失了你一条腿
马达原是你们的心脏
霓虹光是具体而微的
同温层
在你们的喘息中发光

裂解又裂解
合成再合成
将黑夜裂解为白昼
把憎恨合成为爱情
苯不笨
醇更纯

至于甲
遂取代了那嗜酒诗人的
红泥火炭　如今
聚乙烯的梦
已经是女孩子们的绿罗裙啦

而最最主要的
乃是我们的乙炔
在把幸福焊接之前
总是烧穿
一切地狱的铁门
在白日下
我们高高举起
发热而又发光的旗

卡特，花生

卡特，花生
平原镇的吉米•卡特
是一个勤奋的好农夫
别人在沙土中
他却可以在石头上
种花生

种花生的吉米•卡特
是一个和善的好农夫
他不但常以笑脸迎人
还微笑着种他的花生

微笑的吉米•卡特
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好农夫
他脸上有微笑的皱纹
他田里出产
有皱纹的花生

印堂上有皱纹的吉米•卡特
是一个诚实的好农夫
他在卖花生的时候
会告诉别人
里面的石头有几斤

卖花生的吉米•卡特
是一个有道义感的好农夫
他坚持他们的买主
必须同意
一切的权力属于花生仁

推销人权的吉米•卡特
终于找到了他的顾客
买走了他的花生仁
偿还他两倍的花生壳

用花生壳垫床的吉米•卡特
翻来覆去睡不着
走到花生地里看月亮
说是担心宁静海中可能有风暴
皱纹比他还多的老卡特夫人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儿呀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学你的父亲

伤心的女子

包裹着苦涩的毒药的是甜甜的糖
包裹着甜甜的糖的是花花的纸
包裹着花花的纸的是泪湿了的手帕
握着泪湿了的手帕的是一只纤纤的手
长有这纤纤的手的是一个伤心的女子

解严夜

解严夜宿醉未醒
朦胧中听见鸟鸣
仿佛是一只斑鸠
河堤边有片竹林

猛然间回想起异国的鸣禽
校园中邂逅的金发女子
她眼睛有斑鸠的颜色
胸脯饱满犹如一只鸽子

床前不见明月光
枕畔有人爱低吟
水哈水哈轻轻叫
按门待影好大声

那声音仿佛是来自小河的对岸
隔着芦花隔着雾看不见人影

辑二
咸鸭蛋

站牌

这简直是抓狂！他们怎么把公车站牌漆成木瓜色？当我抵达招呼站时我禁不住这样想。或许只有在市郊，只在圆形站牌才这样。要不，车管处里面有个诗人。

毕竟，开来又开走的都不是你所等候的，你等待的又老是不来。我只得把疲惫的身躯倚着站牌瞑目想象一辆空空的彩虹新车之出现。

不知道为什么站牌竟越来越矮并且逐渐消失而我的身体也跟着不断下沉，直到背部都快要触及地平线时我美丽的女儿才将我扶起，说：爸，太阳已经下山了。

杜鹃

（长一对月亮眼睛的女子把一杯星光倾倒在我丘陵的脸上，我醒来。）

从一条铺满车前草的路上，山岩将它的陡峭混合着杜鹃的喊叫一起罩在的我的头上，我醒来。听见另一只杜鹃；归去！归去！！归去！！！

归去？我刚从流鼻涕的童年回来。小河变成街道。祖坟飘着纸幡，招引早已往生的亡灵。我清醒的回去回来又睡梦中归来归去。

杜鹃继续叫喊，变商、变徵；叫声不断提高，更高更远，直到被流浪云带走。

一九九三年初稿于香港清水湾
一九九六年完稿于台北五峰山下

地球背面的阳光

电话铃响了
声音中有地球背面的阳光
而我们坐在它的阴影中
眺望天蝎座心律不整
猎户座蹑脚步过天宇
在地球的背面无人看见
他三明星的腰带

电话铃声中有草原
一只蚱蜢被吹送十几哩
一辆出租车惊吓巷口的一只
猫正在觅食正撕裂一袋垃圾
在我住的城市中
有一些泛黄的照片被车轮碾过

在地球的背面有电话
散布寒冷的阳光
愈来愈低的温度
把一只冰凉的手放在
肩上好像转速逐渐减慢的唱盘
停电后数据化的余音
迟缓而零乱马赛克影像
在灯芯结花的烛光映照下
闪灼的眼神
怀疑电话铃是否曾经真的响过

一九九五年

鸡

星期天，我坐在公园中静僻的一角一张缺腿的铁凳上，享用从速食店买来的午餐。啃着啃着，忽然想起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听过鸡叫了。

我试图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我找不到声带。因为它们已经无需啼叫。工作就是不断进食，而它们生产它们自己。

在人类制造的日光下
既没有梦
也没有黎明

一九九五年

屋檐

这是一次夜间施工。第一击吊锤开始于路灯照亮，当这些有翅膀的兽类滑入夕阳的余晖之后。老屋解构。

当蝙蝠再度回来，绕着踞坐在客厅中的怪手飞了几遍，已不再有所谓的屋檐。其中一只降落在我逐渐缩短的影子中，太阳慢慢上升，我移动，它也匍匐。

一九九〇年

叛逃

当我发觉自己众多的影子竟然无视于我的停步不前各自背着光源悄然潜行之际，我吓呆了。

我高举双手，它们低头前窜。
我叱喝，它们径自隐入不同的暗巷。

我惊叫。

一九九五年

雪

我把一页信纸从反面折叠，这样比较白幸好那人不爱两面都写。叠了又叠，再斜叠，成一个锥形。再用一把小剪刀来剪，又剪又挖，然后

我老是以为，雪是这样造成的：把剪好的信纸展开来，还好，那人的字迹纤细一点也不会透过来，白的，展开，六簇的雪花就摊在蜡黄的手掌上。然而

在三千公尺或者更高的空中，一群天使面对下界一个大广场上肢体的狼藉，手足无措，而气温突然降至零度以下，他们的争辩与嗟叹逐渐结晶而且纷纷飘坠。

一九九〇年

平交道

警铃响起，火车来了。抱在手中的女儿强挣着转过头去。轰隆的声响掩盖了当当的警铃。红眼睛不断挤眨。我女儿的目光就这样被火车带走了。她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做远方。

我的目光也同时被冻结，因为这个城市忽然被切割，呼吸、空气、喧闹、哭喊全被切成两半直到护栏升起。我对这个城市另一半的乡愁仍在继续中。

结石

既不必绕道，更毋须咒骂，也曾想过踞坐在它布满根须的腹上唱歌。没有。我说：喂。连自己都听不见。

台风过后崩塌的一块巨石，仰躺在路中让我看见它千万年来未见天日的另一面。好难得。而我总要走自己的路，就这样，照往常的步伐，对准它，向前走，直到抵达半山草亭，我才正式出声说：“你好。”这时，石头正运行在体内的某处，愈来愈小。

油桐花

长在峭壁上的油桐树，花朵从离枝到落地费时较久；而向左折叠的花瓣，坠落时自转左旋；仰望时，人右转，天空晕眩。

花朵缓缓下降，时间慢慢旋转，在每一朵花蒂着地之前，世上已发生了许多事件。单我，便曾咳过几声嗽，许过几次愿，并且老了好几年。

咸鸭蛋

木纹毕露的原木桌面
咸鸭蛋　近乎蓝
浑无光泽　有点绿
一只细小褐蚂蚁爬行
在深灰椭圆蛋影中

铁门碰的一声
人　散步去了

水族馆

我被关在热带鱼缸的旁边时你在哪里？你忘记了你的眼睛。你和馆员都走了。你的眼睛在水缸里。你的眼睛在水草间游动。我的眼睛在黑暗中逡巡，你的眼睛在鱼缸中的假山后面，我的眼睛走过其中的一道桥。你走了。你的眼睛还在水族馆的热带鱼缸中。我的眼中也有假山水草和小桥。我可以站在小塔上高声呼唤：你们这些在黑暗中仍能给人以微温的眼睛，你们那长长黑发小小鼻孔的主人在哪里！

在一个被管理员关灯离去后的水族馆中的热带鱼缸旁边，一个被遗忘的游客，把自己的眼睛分给鱼儿们吃了。

辑三
彩色骚动

捏塑自己

我用两个手指
对准眼窝的部分按下
这就出现了眼睛　盲眼
没有眸子就能看见时间

我用拇指和食指
把头颈弄歪一点
端正的脖子测不准距离
只有斜倾的头了解空间

没有眼球的眼睛审视
流失的分秒　啊　刹那
倾斜的头颅频频测度
无声的呼唤可达的遥远

手和脚的影子在树上挥舞
心脏随着火焰跳动
泥土水和捣碎的石头
这回轮到我捏塑自己

悲哀是高温也除不尽的杂质
火焰在炉窟中有念不完的咒语

姑姑窟

谁来负责国王
妹妹和她的黏土

谁来负责皇冠
弟弟和他的鹅卵石

谁来负责权杖
老师和他的戒尺

谁来国王心脏
盲人和他的月光
谁来负责王子　迷路的树枝
谁来负责魔镜　流浪的云
谁来负责眼泪　标本簿里的蝴蝶

辘轳是妈妈去了市场
爸爸是木柴正在办公
哥哥哥哥摩托车抛锚在路上
外婆外婆在桥上摇呀摇

后记：姑姑窟，四川小孩玩烧饭煮菜之类的游戏。就是所谓的"家家酒"，有人又称之为"姑姑宴"。现在所写是陶艺玩泥巴啦！就把宴改作窟，实近原音，比较好玩。

松花江石巧雕竹菊砚屏

秋风请绕道
沙尘　滚开
我们来自新爱新觉罗的祖地
我们是永不凋零的花和叶
感谢这无名的匠人之巧手
让我们伫立于此琴音缭绕的书斋
让我们细细观赏文人，画家在
磨墨时静静构思而突然
振笔疾书　泼墨飞毫
一首诗完成而听他吟咏
一幅山水云烟隐约
或者一株竹一朵菊如我等
与此共享缭绕的琴音而不论
墨池与画幅与诗笺都一尘
不染　然则
秋风　请绕道
沙尘　滚开

默雷

——某年某月某日观陈庭诗画展并和他笔谈

没有声音的霹雳把浓郁的黑夜震裂，闪电在早已失却糖分的蔗板间奔驰，太阳呐喊，天空惊叫。除了站在中庭的钢铁，没有人听见。除了链条和生锈的锁。而这些金属的狂草也在呐喊并且歌唱。有谁听见。

在冷冷的金属和温暖的色彩的注视下，有人正在纸片上进行高分贝的辩论。大音希声。

他想，故他不在

——赠楚戈

他把诗人身上的冰雪拂开
他把诗人心中的梅花催开
他就是梅花
是冰雪还是温暖
一株树被他温柔的移植于
画幅中他轻轻呼唤山的姓名
他使山与山相拥相吻
仿佛情人的拥吻　花开放
一朵花遗忘一群叶片　歌唱
无言的歌将花、叶、男人
女人带到他记忆中去燃烧
焚毁一排牙齿一丛黑发
焚化一切而后观想
（他想，故他不在）
而后遗忘
遗忘诗与女人　遗忘自己
遗忘遗忘

彩色骚动
——绘李锡奇
有一群炮弹从他的童年呼啸而过
他战栗的素描为烈酒所熏香
他迈出炽热的步伐
他紧握一掌绢丝
他推动一支滚筒
他架构一座城市
他掷出六面命运
他推翻一付骨牌
彩色在他的排笔下骚动
月亮也在他线魂的峰峦
吟唱变调的情歌
金漆般闪光的声音
仿佛乌云后面的太阳
仿佛暴雨即将来临前的变幻
而竟是一撇忧、一捺喜
有时枯　有时焦　有时淡
有时浓
彩色在心中骚动

割裂

——绘朱为白

他用一片锋利轻柔地割向米色的画布，有数线金属的强光反射他的眼中，冷冽和温婉相遇。空气急忙让开。他坚定的割了下去。画布上的某些纤维终于告别，嗞嗞地说再见，空气开始跟着卷起来的画布流动，异地棉花的香气随着风飘动，云丝状、絮状、羊群、岛屿次地涌现。

之后是高积层云或者风暴
空间因割裂而增生

一九九六年初稿
一九九七年修于泰山
一九九八年秋定稿

六祖谈画

——赠夏阳

几个人站在画前争论不休，为了画中的背景明朗清晰而人物却面貌模糊而摇头叹息乃至捶胸顿脚“你看他后面老砖上的青苔”“几乎可以闻出墙角的尿骚味”“偏偏那个人，在招呼计程车吧？他的手、头都看不清都有鬼影子”“是模拟照片画的”“画中的人在动”“风动”“相机动”"幡动”“画家手动”。“心动”，分不清究竟谁在说话。画家听了一阵独自走开了。

一九九五年初稿
–九九七年修
–九九八年十一月定稿

胸窗

——洛贞九七年画展观后

"贯匈奴，其为人匈有窍。"

——《山海经》（海外南经）

有云朵从他的胸部穿越而过
在白昼与夜晚之边陲
有梦从她的胸部穿越而过
有欢笑有哭声
有云朵从她的两乳之间穿越
在哭泣与欢笑的缝隙
有梦从他的三角肌的下方穿越
带着微笑的，黏有低泣的，且都是没有主人的各式
各样的大梦小梦，从这些纯粹的躯体上本是心
肺与肝脏的方位而今却是一扇扇不规则的窗户中
缓缓地穿越而过。

下一站是蓝天。

梦到画中去开锁

——看潘丽红“九七阻绝系列”展

关在门后面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而且都上了锁，不同的锁锁着不同的门，门的后面锁着的究竟是什么。打不开。那是画中的门画中的锁。

画中的门后究竟锁着些什么。串成项链的笑声？揩过眼泪的布娃娃？从未拆阅的情书？月光做的果冻？就连画家本人也想知道。

她每晚作一个梦，到自己不同的画幅中去开锁而每次都忘了或者拿错钥匙，等到发觉时闹钟就响了。门后面锁着的是什么永远没有人会知道。

飞行鱼

——赠画家冯钟睿

是不是他在构图时做了错误的决策；他把鱼头朝向画面中的窗户。外面或许有一支梯子，谁晓得。

当画家入睡之际，鱼走了，没有留言。从油彩中，从室外吹来的风所卷起的画幅上的窗帘旁优游而去。鳍就是翅膀。

后来，那条鱼又从水墨的山中折返，那是多年之后。在异邦渔人码头正飘着细雨。

后记：冯钟睿原属〝四海画会〞后又成为〝五月画会〞的一员；早期油画有超现实味道，他曾赠我一幅有鱼的作品，历经流离，寄存的主人也不知所在，令人颇感愧疚。现在钟睿移居美西，近来不知还作水墨抽象否？好想念。

辑四
飞行眼泪

苍鹭

——怀保罗•安格尔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卞之琳《断章》

一群人的喧嚣把湖泊的宁静撕裂，一只鸟扑翅又剪断这无端的扰嚷并抓住一个东方诗人的视线。掠过湖面。
它从湖的这一角振翅将一大堆叽哩哇啦的话语扑散并选啄了一个矮个子的视线，飞往芦荻更深的一角去咽吞，慢慢发觉这视线的末端还连着另一条较粗的颇为熟悉的视线，而且上面挂着一句标准的美国中西部英语：“华苓，告诉他中文名字。这叫苍鹭。”
它无暇理会这低沉的声音，知道这是老朋友安格尔，它正惊讶于一个有趣的数字；两条视线的年龄加起来竟然超过了一百岁！

一九九〇年初稿
一九九七年订正

泉

——纪念覃子蒙先生

第一眼看见这个汩汩冒涌的清泉之时我脑子里出现一支竹杓。他们为何不摆一个在旁边？木杓或者瓜瓢也好，人们可以不弯腰而品尝诗的清洌。我俯身下去。

当我以双手掬起一捧泉水之时，诗人正以倒悬的身影看着我。我知道他仍然没有回到故乡。甚至根本未曾去过台湾。乡亲们给他一副大理石的身子，只有二十来岁。清洌的泉水早已从指缝溜走。

我挺起身来，诗人也重新站定。二十岁，那是我认识他时我自己的年岁。我送他去火葬场时他五十一。后来朋友们给他一个铜的头颅。我再次俯身下去。人的颜面不断从泉眼中向上冒，而且一脸比一脸年轻，我急忙把他们捧起一张一张不断浇在自己的脸上：六十，五十五，五十，四十五，四十，三十五，三十，二十五，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

后记：年前趁返乡探亲之便，前往覃子豪先生的故乡广汉拜谒覃子豪纪念馆。纪念馆设在广汉市房湖公园内，一栋木结构传统式房舍坐落在公园的一角。占地不大，环境幽静。馆前有一荷池，左是覃先生的大理石像。右边，有几块叠起来的山石，石缝中冒涌出清洌的地下泉水，谁见了都会想喝它几口。

石像可能是根据少年时的照片而雕塑，左手支颐，有点像〝思想者〞；但两眼直视，浓眉微蹙，反而给人以〝烈士〞的印象。唉。

覃先生逝世距今已超过三十年，本来答应要写一篇谈论覃先生诗作的文字，不料文章未写完，却完成了这篇作品，作为纪念，相信比理论性的文字更适合点吧。

一九九六年十月

大句点

——笑悼黄华成

黄华成生于某年某月何处祖籍
广东从来不说你搞米野画画兼
写作　小说　戏剧　也拍小电影
编剧场用米酒灌铅字写“布景”
作“先知”而不当去“等待果陀”未果
创设独人画派而曰大台北解构艺
术非常酷の酷の普普の发现
搞设计弄得外面方里面圆或者外
面不圆打麻将十二乃至十三张不论
桌子上的便是敌人身旁总有间谍
常常迟到随身携带三四包香烟
老是从老花眼镜的上缘看人或者
魔鬼然而天使他永远都不相信

总之他不相信天使魔鬼他也不把弹
头放在奶瓶里喂养谁之“人子”谁
的梦或者黎明被他撕裂而又拼贴
还弄得二人法庭相见他又猛打呵欠
现在他不知到了第几殿自从五月某
日他悄悄的走了应该骑着一匹竹编
的马虽然不完全像他自己画的那样
阎王小子准会请他一旁看坐说老兄
你搞错了门果陀不在这里肯定他刚
才没有喝孟婆汤他记得很清楚继
续抽烟呛得胖官咳嗽小鬼告假去小便
不经意他走到望乡台不小心他看见
一大堆朋友站在他数十年前的照片前
他冷冷的说别流泪不然体重会骤减
说完就像个气球升起他的大头撞到天
门孙悟空吓了一跳赶忙躲在一边
而我们只好坐在地上仰首指指点点
说他头上那个光环是一个很大的句点

后记：黄华成潇洒的走了，他不许别人为他发讣闻，也不要花环之类的东西。除了他的亲人在殡仪馆为他设一个灵堂之外，朋友们也决定前去瞻仰他三十年前的剧照，一起来吧！

高个子的美学
——怀念亡友梅新

他总是把诗的句子写得那么长长得和长江黄河一样
他总是把工作时间排得很长长得跟长城一样
他总是把对朋友的叮咛说得好长长得和自己的叹息一样他也在笑后把忧郁拖得很长长得像他独处时的影子一样而现在又突然把自己升高高得和月亮星星那样甚至远于他从前常谈的星座以致连我们的呼声都听不到……

（外太空寻不着你颀长的枝柯
同温层间你疏落的果实一定白而且冷）（注）

注：这是我旧作《树》中的句子，梅新很喜欢，又梅新身高一八〇以上，在同辈诗友中当然算高个子。

飞行垃圾

风乍起。

先是一张旧报纸，昨天的新闻，今天的历史，被吹翻，送往马路的那边再度被践踏；而后才是一只塑料袋，淡红色条纹，近乎透明，腾空而起，擦着台电大楼而上；人们的眼光跟着它升降摇罢，而后向南，沿新店溪上空飞行，冲散一群鸽子后进入五重溪山区，引起一只林隼升空侦察，不喜欢袋中人、畜、蟑螂的喧嚣叹怨，急忙避开但仍保持警戒。

垃圾袋继续往白鸡山方向航行，彤云在西天写着擘窠大字。

一九九八年地球日初稿
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改订

飞行眼泪

空山不见人。

在浓密的羊齿丛中，电锯猖狂地咆哮，松鼠在高枝上惊叫，飞鼠展开肉翅，白鼻心的颤抖胜过树干的震动，龙爪的枝桠，凤翅的树冠都在惊惧中狂舞，都在电锯的咆哮中倾斜，时间，一百年，三百年、一千年变成木屑都在空中飞舞，时间，一千年、两千年轰然倒下。过去倒下，未来倒下。

被砸碎的小草流淌鲜绿的血。
打着素白的羽伞到远方去播种哀愁
蒲公英是飞行的眼泪

酢浆草炸弹

逃过秋阳曝晒的一株酢浆草，被一只粗糙的手从羊齿叶丛阴影下拔起，三颗心脏组成的深绿叶片，淡紫的小花微微黄。要不要尝尝秋的味道？酸？一点点。甜？一点点。还是插在有乳香的胸前。紧接着被另个胸压住，嘴的喽喋，颈项镶嵌，花与叶被压平，椎形的浆果为两人的体温炙烤而逐渐成熟，就在两个身体分开的瞬间，浆果爆裂了，不但有我们听不见的欢呼，还把小小的青白的种籽和淡淡的秋的哀愁一并深深植入这个女人和那个男人的心内。

不和春天说再见

怯步于
铺满落花的山径
想着该和春天
道声再见
突然　又一阵山风
油桐花不断
迎面飘来
有一朵
刚好吻着我干涩的嘴唇
不可说

三段论法的天空

——怀想九二一前的埔里

因为晒谷场
　　　　和
　　　砖墙
都是赭红色
则槟榔的绿树冠
就必须升高到
白云的位置
故而映照在水田中
屋顶下的天空当然是蓝的呀

摇摇欲醉的星星

拍拍的尤加利后面是木麻黄
丝丝的木麻黄旁边是青草地
茵茵的草地过去是高粱田

低垂的高粱想望着酒厂的烟囱
高耸的烟囱遥指着无际的天空
深碧的夜空满布着晶亮的星子

闪烁的星被袅袅的酒香醺得摇摇欲坠
而躺在草地上那汉子正吟唱着
醉卧沙场君莫哈哈哈……

二〇〇〇年七月

吃时间的龙

一只追逐
红色秒针的
灰色壁虎
在三针相遇的瞬间
用长长的舌头
卷吞了人类的千禧年
是龙吗

背着时间等时间

蹲伏在阳台上
静静守候时间的猫
根本不知道时间就藏在自己身体里面
而且表现在它的两眼中
（子午卯酉一条线，寅申巳亥如镜圆
丑未辰戌似棘核……）

它还以为刚才从这边阳台看到那边阳台的
鸽子便是时间，以为时间是灰色的翱翔

太阳已落山

把现在放进过去的过去里面

原来我把手表放在战国青瓷灯盏里又被爱整洁的女儿收捡到鱼纹彩陶盆中，直到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沉寂，细弱的闹铃音从三角形的鱼口中气泡般冒出来，这已是二〇〇〇年零时三〇分

报岁兰的冷香从阳台上施施然而来。

辑五
诚实之口

米兰

——赠旅意大利画家霍刚

早晨
暖色的歌声
揭开我的眼帘
画家开始铺展
一天的他
多彩的白昼
而我们驰驱
在米兰的农村间

金黄的麦秸
以圆桶形
蹬坐在田中
没有人来拾穗

田野在模仿
普鲁士蓝的阴影
是金属
是铜铸的
是清澈的小河
是秋天的绿
冷而热的画幅
有赭色的
　　　上中音

翡冷翠那一夜

我们走进十六世纪
麦迪逊家族一座大邸
上楼梯的时候
当心被一匹马踏倒

我们在但丁的楼顶上
蹑脚行走避不谈诗

画家用美声法打鼾
地狱与天堂在梦中共鸣
诗人以眼睫作画
荇藻般挤眨
努力喷洒颜料
辗转穿过日间画幅

有人躲在最后的晚餐里
是谁在吟诵神曲

乌菲济美术馆

美术馆仍有火灾的脚印，有人用眼睛盗取达文西的素描手稿，我们在雕像之间回到十六世纪或者十七世纪，我以为自己进入某个紧闭的橱蹬坐着拔除一枚荆刺。我听到我和那尊雕像同时在喊“痛！”维纳斯早已在壁上诞生。

释放

大卫像裸着他的纯然少年
缩瑟的器官
犹如一滴　　露珠
有几尊没有四肢
没有头颅的
　　　　　躯体
肌肉
扭曲
　　紧绷
且在叫喊：
把我们从大理石中
释放
　　出来吧！
弥盖朗琪罗！

罗马之松

在阿皮安大道两旁
松树忘记了夜莺的歌唱
有别墅和坟在老远的前方

在植满松树的大道上
松针瞪视着天空
看不见夜莺的飞翔

在夜莺鸣唱的松树中
乱发纵横的松针
把歌声送到耶尼古伦山上

后记：意大利音乐家雷斯庇基（1879—1936）在一九二五年以"罗马之松"为题谱写交响诗四首：（一）罗马之松（二）波尔盖塞别墅（三）墓地（四）耶尼古伦山。所写各景俱在意大利。

许愿泉

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铜板挤到池边。喷泉在阳光下闪跃跳，水底的众多铜板也反射光芒。

我一面抛硬币，一面发愿：愿不行走在风化砂岩的斜坡上。愿无智亦无得。愿不被关在窄小的笼子里。以无所得故。愿不被鞭打和灌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愿梦中的翅膀不被剪短。愿远离颠倒梦想……

诚实之口

扯谎的天空
说云是它的衣

扯谎的月亮
说海洋是它的妆镜

扯谎的镜子
说它收藏最多的美丽

扯谎的石头
说钻戒是永恒的爱情

诚实之口，诚实之口
还我说谎的指头

峨眉山的函数

——贺马悦然中文文集《另一种乡愁》出版

峨眉山的函数有许多旋起旋灭的云雾和山岚和许多听得见却看不到鸟声许多嵯峨许多幽深许多忽隐忽现的霞光许多峥嵘险巇和山精和水怪和许多寺庙洞观许多吃不吃肉的和尚许多抓不抓泥鳅的沙弥和许多年年或隔年来朝山的香客许多化或者不化缘的猴居士与乎炼丹或者不炼丹的道士

峨眉山的函数包括苏东坡的诗词和他的竹子和酒和东坡肉和赤壁赋和浪淘尽千古多少风流人物唉他的流放和贬谪啊他的朝云

峨眉山的函数应该把我的父亲算进去他生前曾经年年朝山以等待我的诞生他曾经悄悄告诉我九老洞的石床躺在上面脚会飘升

峨眉山的函数除非是个变数我也想参加一份我曾在马悦然的文章里跟着他的句子以我颤抖的双脚去攀登云雾中觉得踏到父亲的脚印　所以峨眉山的函数也得把马悦然算上他曾在报国寺挂单拜方丈学诗虽然不是和尚却喜爱禅他有许多舌头每一根开不同的花说不一样的语言散发不同的温度解冻了一支冷藏多年的火把

后记：瑞典友人汉学家马悦然博士，要出版他的中文文集《另一种乡愁》，要我写序，一时颇觉为难；马博士不仅是汉学家，又是语言学家、方言学家、历史语音学家，后来又专研四川方言与古代语法，学问渊博，按我们四川话说：他的学问大大很了。他又精通多国语文，所以才将我诗《冷藏的火把》分别以瑞典文和英文译介在欧洲出版。主要的，他觉得自己是四川人，他说四川话，娶四川太太，饮四川酒，如此一来我们便是老乡了。何况我们又是酒友，虽然现在已经不胜酒力了，尚能握笔，不写怎行？于是写了这首诗，除了恭贺《另一种乡愁》的出版，也权且做为序吧。

手套与绳子的对话

——赞楚戈郑璟娟联展

手套

没有指掌充实着的手套
断臂人的袖子般摆荡着
啊如此空虚的存在
代表寂寞的空手套
等候云朵来穿戴
是谁聚集了众多的空虚
众多的寂寞
使他们不断的高歌

绳子

曾是远古人的备忘录
狩猎的欢呼与收获
两只梅花鹿
一头野猪打了不同的结
曾经系过渡河的舟楫
也曾使人失去自由
本来是软弱的代名词
有人使它拔地站起来
开放出多彩的鲜花

后记：昨年楚戈与南韩艺术家郑璟娟女史访台两人合开装置艺术展于史博馆以绳与手套对话为空虚与软弱化新解创意惊人感佩之余题诗为贺。

辑六
天葬台

孔庙

有红色和黄色的旗子
也有白的在人民的头上
招展
有女导游和男导游
的扬声器　碑碣
和亭台之间轮番讲史
孔圣人以泥塑之身
　以石雕之身　拱手
　以彩绘之身　佩剑
　以墨印之身　佩剑
　以剖石之身　拱手
　以版画之身　沉默
在殿堂中的各个神龛
与供桌以及幽暗角落
一句话都没有曰：
　天何言哉！
　古柏扭曲着千年的躯干
　天何言哉

一九九七年八月　　山东曲阜

战壕边的菜圃

　　升草地为眠床
　　降枪刺为果树

——旧作《逢单日的夜歌》

在滚动的云朵间
正在奔逃的星星
比它在静止时
比在思念友人时更亮
然而在岛上
一只晚归的渡鸦
和一群炮弹
逆向飞行
树梢在强风中
指向东南
老天　为何你哭泣时
要降下钢铁的眼泪

而在战壕旁边

鸡雏啄食着母鸡的翅羽
它的头已被弹片
种植在空心菜的旁边
而有一个胸膛是空心的
它歪斜的头
正对着一株萝卜花
老天它们的泪
为何是紫黑的

老天
为什么让没身躯的
腿在地上行走
为何让雏鸟半夜惊啼为什么让没脸的微笑在空中飘浮

老天　请睁开你
云层的白内障老眼
看一看人们静止中颤抖的
手已将泪的钢片捶打成菜刀
已将嗥哮的钢块熔铸
成犁锄　用歌唱的节拍
耕种出遍地花果

这些秃鹫最后在空中各自飞去，原来它们本想将被分吃了的喇嘛的灵魂补缀起来，结果发现有些不但被斧头砍击得过分破碎且深深的嵌入石缝而成为石头的一部分。再怎么也叼不起来了。

那些灵魂怎么也拼不起来了或许已经成为一页页负面的时间，就如那座天葬台本来很坚硬的花岗岩被斧头被骨骼砸压得坑坑坷坷而成了一页负面的空间。
唵（ōng）嘛（mā）呢（nī）叭（bēi）咪（mēi）吽（hòng）。

寒食

话说从前　话说战国

三月三
初春的繁花忽然演为篝火
陌上的天空有如
谋士们的脸
红了又黑
黑了又红

鸟惊呼
花惊呼
兽狂奔
叶狂奔
只是没看见那隐者

一只迟飞的燕子
自浓烟中射出
突又跌入茵茵的草丛
炙伤的翅翼鼓动着

亦如胼胁的晋王挥舞着
两只下臂
呢喃早已化作哀鸣
介推　出来吧
逃亡中我曾吃过你股上的肉
你无言的血仍在我脉管中流动

出来吧　介推
北立的晋王已耐不住
袭来的　燠热

烛天的火光中夜降临无人知晓
焚烬后的山林邀来早到的黎明
山谷中有一泓清水
溪流旁有一株老树
树下站着一个
　　　　烧焦了的人
余烟在纷纷的细雨中
冉冉上升

注：此诗作于一九七四年，为应许博允之邀所作，乐曲谱成后再由云门林怀民编舞演出。

傍晚

记忆的风
吹刮着
陈年的屋顶
一张破铁皮
辟拍着
向天骚动的云彩
招手

那是昔时
一场秋台
分割一支思念的
雨伞男人
女人各自站在
街的两旁

而在山城
说话的小溪
从咆哮转为轻歌
慢悠悠　有点透明
看得见的呢喃
仿佛她双眼明静
忧愁薄如
一张
正待揭起的
一层敷面膏

小岛

听人家说了半夜，我也想象了半夜。
我花了几十分钟，乘坐一艘竹筏，越过数千数万个波浪终于步上你的沙滩。
我以一分钟绕行你的全境，用百分之一秒的快门摄你入镜头（冲洗照片可不是我的事）
我将会用我的一辈子把你忘记。

桂芝去了月亮

——给尉天骢

自从桂芝去了月亮
他就不断的在梦中
浇花　在画中　在墙上
一群好奇眼睛
在静静的耳语
荷花开在玻璃瓶中
画幅中池塘里
各色的香水百合有淡有浓
散放出醉人的芬芳
紫藤继续攀爬
从画框中蜿蜒到墙上
唯独昙花静静不语
下决心永远开放
钢琴的键上
仍留有她的千百万个指印
仍有绕梁的余音
响在你的听道里
哦　朋友请别再垂头要继续书写
虽然　你的桂芝去了月亮

散赞十竹斋

翎毛

“能停一停吗，我说时间”丁文智

想想看　一朵
花从枝干上落下
一只鸟　想想看
一对翅膀，如何
在扇动中停住
花瓣的回旋停住　不再跌落
时间冻结
花看着鸟　鸟看着花

拱花

“须菩提，东方空虚，可思议不？”

突然一朵莲花

有形　无色
从平平的纸面
冒出
有行云
丝一般　烟一般
　自如舒卷
有流水
推动波纹
与时间荡漾

忽然一只白鹤
自白白平平纸上
飞翔在无色的云中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竹谱（之一）

月光冷冷地把一丛竹子的影子照印在窗上
一个女诗人把它们写在绢帛上；竹子的生命便被自己的影子取代了。竹子变成词语，分解成“人”字“个”字。重新组合为“人”，“个人”微风来的时候，竹子本身摇动竹画则不动。我睁睁地端视着它们，直到患有帕金森氏症的手自己摇摆起来。

竹谱（之二）

人类把文字隽刻在竹片之前，深怕竹会拒绝，
总是先用刀刮去竹的表皮，谓之“杀青”。
天啦，那是我的皮肤哩。

竹谱（之三）

人们在敲破我的硬骨之后，又将竹泡软，捣烂之后用竹做一个竹帘将我捞起来晾干之后，成为一张张纸之后，又用竹支做成的笔画出一幅幅的墨竹。之后，明朝有个艺术画在竹纸上之后再将一株两株三株四株五六七株八九十株，破开成好多“个人”刻在木板上之后用竹做的纸刷上浓淡不同的色相，印成有风、有雨、有月、有雪、有魂、有魄的竹而且不断生儿育女延绵至数百年。从竹子到竹画、竹纸不断循环。前生今世。

石谱

打开册页
看见石头
丑的石头有洞穴
是用时间所雕造
将视线穿过洞穴
去看时，石头愈来愈美

石头有口但是不说话
用沉默面对世界

后记：在我的搜藏中，我最爱《十竹斋书画谱》，它们使我回到快乐的童年。在一九八八年回家探亲时问我的弟弟："那些印书的本版还在么？""烧掉了，文革的时期。"

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教我印"百家姓"，一反通常的那种严苛；胶多少，水多少，松烟多少，谆谆善诱。版怎么摆，纸如何卡，我都一一依他老人家的吩咐。但我心里藏着别的快乐；我又要印八仙了。

和书版一样，"八仙"和"灶神"等画版都是父亲从府城的书铺子用极少的代价买了，自己挑回来的。八十多华里山路，很吃力。像灶神、观音等经印出来卖得很廉。八仙则是我在那堆旧版中找出来的。如果印好一副李铁拐可向同学换一只蟋蟀带竹笼，很好玩。

然而，那些木板都烧毁了，很怅然。

后来遇见《十竹斋书画谱》，发展了我另一项娱乐。研究、考证，虽然不曾进过学院，但也有不少心得。

《十竹斋书画谱》是安徽省休宁人胡正言所刻印。

胡正言，字曰从（1584—1674）。由安徽迁到金陵，先以刻印医书为业，而后制墨，刻印诗签等。从万历晚期（1619）开始研创"短版"套色刻印书画谱，陆续刻印了八种书画谱侧。

由于不是策画性质，随刻随售，随兴而做，所用名称也不一样，名称不同风格却统一。

"短版"是一种新发明的印刷技巧，就是先依色分稿，每色一版，复杂的画幅，有时需要几十个版砚；浓淡深浅，渐层都很分明。书法部分也刻得很精准，完全把画者的风格表现无遗，所以称它为"画谱"是不够的，必须称《十竹斋书画谱》。其实依胡正言创作的本意，本不在教学，而着重在欣赏。

胡正言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开始刻印，平均每二年就出一本，知道崇祯癸酉（1633）为止，一共出了八本；包括《书画册》《竹谱》《墨萃》《石谱》《翎毛》《梅谱》及《兰谱》等，从此集结为一整套，继续印行，不再刊刻。

关于《十竹斋书画谱》的版本问题，使中外的研究学者备感困惑。问题出在大家都以传统分类法来看《十竹斋书画谱》；又把题署的纪年视为"成书"之年；盲目地追原刊本，忘记了这是一种创造。又忽略了"十竹斋"是个书铺，是商业行为，怎么可能书印好了摆在库房不销售；所以，初印本都在当时就出售了。除非有那一个人在每册出书时都买，直到八册集结为套；可能会有这种有心人，

但难逢。

胡正言后来又刻印了《笺谱》，运用了"拱花"法，用凸版压印出无色或有色的花纹来，也是风靡一时。

胡正言也精篆刻，不但曾为史可法、董其昌等人刻过私章，也为南京朝弘光帝创造玉玺，因此还被封为"中书舍人"，而此时崇祯皇帝已经在煤山上吊了。

水墨人物三题

之一　寂静

街灯依然亮着陋巷里
寂静发出震耳的雷鸣

有人在巷尾
捡到时间的碎片

之二　乡秋

在海的那边
的那边
故乡
只是一个
传说

之三　赛跑

和自己的影子
赛跑的人
赢得的
是曾经叛逃的
影子

暗夜

开刀的第一个晚上　觉得是幻象是乱象　是一种痛　一种敲碎贴在心上的痛。

看见阴暗中灰色的草在闪亮的霹雳中摆动　灰暗中我看见一个裸体的人　绕圈子　很茫然很痛苦　痛苦从脚上升　我发现那个人是我　是我的影子。

可以从地板把人影捞起　从昏厥中醒来我　甚至感觉他们的存在。
我努力捡回奔跑的影子　他们分行且软弱。
忽然我的影子悄悄地钻进冰冷的螺旋体　我觉得我开始有了温暖。
黑暗中我觉得一朵花缓缓坠落在螺旋体　我的四肢充满了淫乱的感觉　我试着碰触　满足乱花的飞心。

我碰触到了她们　用手摩擦她们　然后将她们用力吐出　有声音像胆汁分裂　开始失去知觉晕眩之际　有乱花坠落。

我大声吼叫没人应答　发现我的吼叫无回音　像影子一般阴森。
终于接触到人影　旋转如一朵死亡之花。
我开始咀嚼（除了胃酸什么也没有的口腔）上下颚不断咬合　支解　分解　单字　简化　白骷颅张着大嘴　在黑夜里吟唱。　，
我开始闻到香味　是大麻的香味儿。
晕眩　温柔的黑暗　我不要大麻的烟味　我不要。
我不要浓烟转动上升。
我以为我站起来了　半口烟以45度角倾斜　半倒的烟型里有女子在床边哭泣。
我呆坐在时间的路旁　隐约听见远处有人喃喃默念心经。

附录

商禽诗观

诗和志

诗大序上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我想，这该是在讨论诗的本质和创作过程，而不是解释诗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

照古人的解释，志是志向，是怀抱。诗便成了“述怀”“载道”的工具了。

不仅古人，今人也一直以为诗，乃至所有的文学都是一种工具。

我不喜欢做工具的工具。

如果“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在讨论诗的本质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借用西方诗学上的两个字来加以说明：

“志”就是法文的Poésie

英文的Poetiy

“诗”就是法文的Poème

英文的Poem

（很高兴林亨泰也有相同的看法。）

如果“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讲诗的创作过程，那么“志"便是“意象”是“心象”了。

“诗”便是把“意象”绘出。

如果照古人的解释，志是志向，是怀抱，写出来的，虽有意义，恐怕就算不得是诗了。

可喜的是，自古以来的中国诗人所写的诗，绝大多数都不是言志的。

诗与人

我总是坚决相信，由人所写的诗，一定和人自己有最深的关系。

当然，我也同时深信，由人所写的诗，也必定和他所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关系。

因此，我不但不了解莫扎特的"欢畅”，并且也卑视他。

是不是我自己缺乏了对于“快乐”的想象力呢？即使一个人在他早年没有“快乐”这种东西，但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他也该凭想象而获取，我们不是常说“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的话吗？

我判定自己是一个“快乐想象缺乏症”的患者。

我或许应该对莫扎特之类的艺术家肃然起敬才是。

我是否一定要对人世的苦痛无视于衷呢？也许别人没有完全领会，生而为人，即便是“性”，也包含着几许的悲哀。

我想，我还是暂时放弃对于人们所称道的“境界”之

追求吧，我一定是无可救药了。

唯一值得自己安慰的是，我不去恨。我的诗中没有恨。

何谓散文诗？

怎么说都不可能为一个文类定义，不是难，而是不应。因为什么事一下定义，就定死了。也许就个人的创作经验与认知说个人的观感较好。

就我的看法，散文在中国虽是一个大“文类”，实际上我通常都把它视为一种“文体”，是相对“韵文”而言的。韵文押韵，且有格律。从前的人，不但写诗用韵文，写历史，乃至医学都用韵文。以致出现了韵文的过度泛滥，甚而发生文类混淆，误认韵文即诗的现象。

近现代以来，人们开始使用散文写历史、小说、戏剧。自由诗于焉出线，我则用散文来写诗。我要求的是本质的诗的充盈。用散文来写诗，别人怎么叫与我无关。

一九九五年十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对镜

终于严正的面对镜子了。自画像。

虽然每天盥洗时都会站在镜前，却很少认真的观看镜中那位仁兄。几乎有失礼。即使近年来偶尔刮胡子，我也只看见那几根短毛，头发，我都用手代替梳子；就如《用脚思想》封面上那副德行：从眼睛里长出手再去搔首而不弄姿。那副尊容并非目视下的结果，乃是“观想”的成绩

总之，我的发乱，现在更稀了。眉，依旧是没有身躯只有翅膀的鸟。眼，鱼尾猛摆。耳，有点背，好坏都听不进。嘴，很少唱；酒瓶离我愈来愈远。鼻子，有点塌，纯中国造型，犹能辨识香与臭，没有人看得出它也七十过了。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联合报》副刊

相关评论索引

学术论文

痖弦：《他的诗，他的人，他的时代——论商禽，〈梦或者黎明〉》，《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一九九九年六月。

陈祖君：《商禽论》，《广西师范学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二十卷第三期，一九九九年九月。

刘正忠：《军旅诗人的异端性格——以五六十年代的洛夫、商禽、痖弦为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论文，二〇〇〇年。

商瑜容：《商禽诗艺的实践之道》，台湾“中山大学”国语文学系研究所硕士班论文，二〇〇二年。

余欣娟：《一九六〇代台湾超现实——以洛夫、瘂弦、商禽为主》，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班论文，二〇〇二年。

萧水顺：《超现实主义的穿透性美学——商禽论》，《台湾前行代诗家论——第六届现代诗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研讨会，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五日。

林佑苹：《吟咏商音之禽鸟——商禽诗研究》，高雄师范大学回流中文硕士班论文，二〇〇六年。

期刊文章

痖弦：《闪烁的星群一绍商禽等二十位军中诗人》，《新文艺月刊》，一九六五年。

辛郁：《商禽的诗及其为人》，《自由青年》第三十九卷第九期，一九六六年一月。

柳文哲：《笠下影——商禽》，《笠》第三十五期，一九七〇年二月。

周伯乃：《浅谈商禽的诗》，《自由青年》四十四卷第六期，一九七。年十二月。

林焕彰：《无辜的手：谈商禽的诗〈火鸡〉和〈鸽子〉》，《台塑月刊》，一九七一年八月。

陈鸿森：《变调之鸟：商禽诗集〈梦或者黎明〉》，《笠》第五十一期，一九七二年十月。

杨牧：《诗话商禽》，《中外文学》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张汉良：《论诗中梦的结构——引〈逃亡的天空〉为例》，《创世纪》第四十期，一九七五年四月。

罗青：《论商禽的〈鸽子〉》，《书评书目》第二十五期，一九七五年五月。

张汉良：《从戏剧的诗到诗的戏剧——引〈门或者天空〉为例》，《创世纪》第四十二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胡锦媛：《谁来鉴照泪珠？读商禽的诗集〈梦或者黎明〉有感》，《书评书目》第三十四期，一九七六年二月。

陈启佑：《新诗形式设计的美学基础——引〈逃亡的天空〉为例》，《中华文艺》第六十八期，一九七六年十月。

陈启佑：《商禽的悼亡诗》，《创世纪》第五十期，一九七七年五月。

牧子：《商禽的诗拾零》，《诗脉》第六期，一九七七年十月。

吕正惠：《商禽的〈鸽孚〉赏析》，《蓝星》第十一期，一九八〇年四月。

季红：《析论商禽的〈无言的衣裳〉》，《现代诗》复刊第三期，一九八三年三月。

袁泽难：《碧梧楼老凤凰：夜会商禽》，《新书月刊》

第九期，一九八四年六月。 ’

徐望云：《诗的动作与表现——引〈天河的斜度〉》为例，《创世纪》第五十六期，一九八四年十月。

辛郁：《商禽的〈梦或者黎明〉》，《文讯》第十八期，一九八五年六月。

陈敏思：《商禽诗中死亡意象的分析》，《现代诗》复刊第十期，一九八七年五月。

向明：《巧思、真趣：评商禽〈用脚思想〉》，《联合文学》第五十二期，一九八九年二月。

许悔之：《人的压力：读商禽〈用脚思想〉》，《文讯》第五十四期，一九九〇年四月。

刘登翰：《商禽论》，《创世纪》，第八十四期，一九九一年七月。

杜荣根：《试论早期〈创世纪〉的诗》，《创世纪》第八十九期，一九九二年七月。

王小琳：《商禽的〈无言的衣裳〉》，《创世纪》第九十三期，一九九三年四月。

郑友贵：《功成名就流浪中——记台湾诗人商禽的坎坷人生》，《华人时刊》，一九九四年第五期。

章亚欣：《商禽：面对'空间’的超越者》，《诗世界》第二期，一九九六年八月。

张默：《我吻过你峡中之长发》，《联合文学》第一百四十二期，一九九六年八月。

欧阳江河：《命名的分裂——读商禽的散文诗〈鸡〉》，《今天》总第三十四期，一九九六年秋季号。

汤芝萱：《商禽以无为而治的态度教养女儿》，《文讯》第一百三十二期，一九九六年十月。

黄粱：《雪》，《国语天地》第一百三十九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林丽如：《以平静的心情面对波折的一生——专访诗人商禽》，《文讯》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九八年九月。

陶保玺：《浊世中以脚思想者的荒凉颤叫——解析商禽诗作并谈阅读及欣赏》，《创世纪》第一百二十一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唐捐：《带商禽去当兵——向阿米巴弟弟推介〈梦或者黎明及其

他〉》，《文讯》第一百七十七期，二〇〇〇年七月。
吴桃源：《推开一扇架空的门——商禽与现代诗》，《管理杂志》第三百一十八期，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李翠瑛：《五官的遐想一谈商禽的〈五官素描〉一诗》，《翰林文苑天地》第七期，二〇〇一年十月。
吴当：《在散文与诗中漫步——读〈商禽世纪诗选〉》，《明道文艺》第三百一十期，二〇〇二年一月。
向明：《三声咳嗽》，《新大陆》第七十八期，二〇〇三年十月。
商瑜容：《商禽诗作的意象表现》，《台湾诗学》二号，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郭枫：《论商禽——迷歌的诗和变调的艺》，《盐分地带文学》第七期，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张默：《从咆哮转为轻歌——诗人的一天：商禽小辑》，《创世纪》第一百五十四期，二〇〇八年三月。

报章评论

张默：《试释商禽的诗》，《青年战士报》第三版，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
黄一容：《塑造时间的手——试论〈梦或者黎明〉》，《民声日报》副刊，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辛郁：《商禽的“咳嗽”》，《青年战士报》第八版，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水晶：《马蹄声与玫瑰——商禽、郑愁予的诗》，《联合报》副刊，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张默：《商禽的〈眉〉》，《商工日报》春秋副刊，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黄维樑：《用脚思想——谈商禽诗》，《星马日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张默：《闲话歪公》，《中央报》副刊，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
古苍梧：《哀怨的鸟——法译商禽诗集》，《香港信报》，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七日。
林丽如：《台湾文学经典名家特写——商禽》，《联合报》第三十七版，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日。
向明：《鲁迅与商禽》，《劲报》副刊，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三日。
杨显荣：《天荒地老有情天——评商禽〈无言的衣裳〉》，《国语日报》第五版，二〇〇〇年九月三日。
向明：《以诗为本的台湾散文诗》，《自由时报》第三九版，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籍专文

痖弦：《商禽小评》，《六十年代诗选》，台北：大业，一九六一年一月。
李英豪：《变调的鸟：论商禽的诗》，《批评的视觉》，台北：文

星，一九六六年一月。
痖弦：《透明的变奏一商禽小评》，《七十年代诗选》，台北：大业，一九六七年九月。
张默：《商禽及其〈逢单日的夜歌〉》，《现代诗的投影》，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七年十月。
林亨泰：《悠里西斯的弓》，《现代诗的基本精神》，台北：笠诗社，一九八六年一月。
辛郁：《剖析商禽诗作〈鸽子〉》，《中国现代诗论选》，台北：大业，一九六九年三月。
痖弦：《给超现实主义者——纪念与商禽在一起的日子》，《深渊》，台北：晨钟，一九七。年十月。
辛郁：《初论商禽的诗》，《月之芒》，台北：环宇，一九七一年二月。
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引〈逃亡的天空〉为例》，《秩序的生长》，台北：志文，一九七一年六月。
洛夫：《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大系诗一引商禽的〈晓〉为例》，《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卷，台北：巨人一九七一年六月。
杨晶年：《商禽的〈鸽子〉》，《新诗品赏》，台北：牧耋，一九七八年九月。
萧萧：《商禽的〈五官素描〉》，《现代诗导读》（一），台北：故乡，一九七九年十月。
张汉良：《商禽的〈遥远的催眠〉〈长颈鹿〉》，《现代诗导读》（一），台北：故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萧萧：《鬼才商禽》，《中学白话诗选》，台北：故乡，一九八。年四月。
辛郁：《浅论商禽的诗》，《辛郁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一九八。年六月。、
吕正惠：《商禽》，《中国新诗赏析》（三），台北：长安，一九八一年四月。
张默：《谈现代诗的节奏——引〈匹茨堡〉为例》，《无尘的镜子》，台北：东大，一九八一年九月。
萧萧：《人物篇——商禽》，《现代诗入门》，台北：故乡，一九八二年二月。
萧萧：《生活篇　夜归三章》，《现代诗入门》，台北：
故乡，一九八二年二月。
流沙河：《抗议的鸡——附诗六首》，《台湾诗人十二家》，重庆：重庆出版社。
纪壁华：《〈遥远的催眠〉〈长颈鹿〉〈灯下〉赏析》，《台湾抒情诗赏析》，香港：南粤，一九八三年九月。
陈启佑：《长颈鹿的岁月》，《渡也论新诗》，台北：黎明文化，一九八三年九月。
张健：《自由中国中期诗人——商禽》，《中国现代诗选》，台北：五南，一九八四年一月。
萧萧：《意象是诗的第一个外貌——引〈嘴〉〈眼〉二诗为例》，

《现代诗学》，台北：东大，一九八七年四月。
白少帆等主编：《超现实主义诗人商禽》，《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辽宁大学，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莫文征、辛郁：《〈长颈鹿〉〈咳嗽〉赏析》，《中国新诗鉴赏辞典》，江苏：文艺，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古远清：《〈长颈鹿〉〈鸽子〉赏析》，《台湾朦胧诗赏析》，广州：花城，一九八九年四月。
古继堂：《关于商禽》，《台湾新诗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一九八九年九月。
蓉子：《商禽的〈眉〉》，《青少年诗国之旅》，台北：业强，一九九〇年十月。
莫文征：《〈长颈鹿〉赏析》，《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萧萧：《诗人与诗风一绍商禽等多家的诗风》，《现代诗纵横观》，台北：文史哲，一九九一年六月。
古远清：《商禽的长颈鹿》，《诗歌分类学》，高雄：高雄复文图书，一九九一年九月。
古远清：《〈无言的衣裳〉〈逃亡的天空〉〈遥远的催眠〉赏析》，《海峡两岸朦胧诗品赏》，武汉：长江文艺，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莫文征、于江慈、珍尔、宇珍、辛郁：《〈长颈鹿〉〈逃亡的天空〉〈跃场〉〈月亮和老乡〉〈咳嗽〉〈无言的衣裳〉〈鸽子〉赏析》，《台湾新诗鉴赏辞典》，山西：北岳文艺，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白灵：《意象的虚实——引商禽的〈眉〉为例》，《一首诗的诞生》，台北：九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陈辉扬：《清如水映月千江一读商禽诗集〈用脚思想〉随想》，《梦影录》，香港：三联，一九九二年一月。
古远清：《〈长颈鹿〉赏析》，《散文诗世界》第七辑，四川：散文诗学会，一九九二年三月。
陈义芝：《选注商禽的诗——〈长颈鹿〉等三首》，《不尽长江滚滚来》，台北：幼狮文化，一九九三年六月。
司徒杰：《〈涉禽〉〈树〉〈灯下〉赏析》，《台湾抒情短诗精品鉴赏》，河南：人民，一九九三年七月。
莫渝：《超时空的断简——商禽小论》，《阅读台湾散文诗》，苗栗：苗栗县立文化中心，一九九三年七月。
鱼川：《商禽的〈站牌〉》，《鱼川读诗》，台北：三民，一九九八年一月。
奚密：《“变调”与“全视”：商禽的世界》，《商禽，世纪诗选》，台北：尔雅，二〇〇〇年九月。
焦桐等：《〈散赞十竹斋〉赏析》，《二〇〇七台湾诗选》，台北：二鱼，二〇〇八年三月。

商禽写作年表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三月）出生于四川省珙县。

一九三六年入本乡中心小学、同时读私塾。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入本乡私立真福中学。

一九四五年随返乡探亲之兄长逸仙从军。于成都一祠堂内第一次接触新文学。九月，日本投降。

一九四六年随部调广东、湖南一带服务。

一九四八年与原部队脱离，在被拉扶与脱逃中流浪于西南诸省。搜集民谣并开始试作新诗。

一九五〇年

随陆军部队自云南经海南来台。

一九五三年

以罗马为笔名在《现代诗》发表诗作。

一九五六年

参加纪弦组织的“现代派”。

一九五七年

以壬癸为笔名发表诗作。

一九六〇年

以商禽笔名发表诗作。诗作《长颈鹿》投寄覃子豪主编之《蓝星季刊》被退回，此为有生第一次遭遇退稿。

一九六一年一月，诗作《跃场》到《灭火机》等十二首，选入《六十年代诗选》，痖弦、张默编，高雄大业书店刊行。

一九六二年《长颈鹿》经胡品清教授法译首刊于比利时《诗人报》（*Le Journal des Poetes*）并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朗诵播出。该诗又收入胡译法文本《中国现代诗选》同年在巴黎出版。

一九六四年九月，诗作《天河的斜度》等三首，由叶维廉英译，首次于美国TRACE文学杂志第五十四期“中国现代诗特辑”，计有痖弦到罗英等十七家的诗二十九首。

一九六六年一月，李英豪由台北文星书店刊行的《批评的视觉》诗论集，内收《变调的鸟——论商禽的诗》等多篇讨论台湾现代诗的文章。

四月，商禽于《创世纪》诗刊第二十四期，发表《诗之演出》短论，这也是他首次的谈诗文章。后收入由洛夫主编《中国现代诗论选》（大业书店，一九六九年三月刊行）一书中。

一九六七年与罗英结婚。

一九六八年退伍，时为陆军上士一级。四月，长女珊珊在高雄出生。任台中普天出版社编辑后又辞去。在高雄码头做看船仓工人。跑单帮。

一九六九年六月，诗作《温暖的黑暗》，入选《幼狮文艺》月刊第一八六期“诗专号”，应弦主编。

九月，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创作专案（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之邀请，以作家身份进驻该校，期满时曾获赠该校荣誉作家（Honorary Fellow in Writing）。

十月，《梦或者黎明》诗集，由十月出版社刊行。

一九七〇年获福特基金会之奖助，继续留美一年，曾先后在美中西部重要基金会、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等处朗诵诗作。

诗作《树中之树》到《门或者天空》等十七首，入选叶维廉英译《中国现代诗选》。美国爱荷华大学出版部刊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由美经首尔返国。

一九七二年三月，任某初中书记，后因参加《中国文化月刊》编务辞去书记职，至翌年该月刊社解散。

三月，诗作《月亮和老乡》选入《现代文学》第四十六期“现代诗二十年回顾专号”，叶珊（杨牧）主选。

一九七三年应蓝星诗社诗人吴望尧之邀，担任第一、第二届“中国现代诗奖”评审委员。

一九七四年应云门舞集之邀写《寒食》，由许博允谱曲、林怀民编舞演出。

六月，诗作《五官素描》（组诗）选入《中外文学》第二十五期“诗专号”，余光中、杨牧主选。

一九七五年九月，于永和卖牛肉面。

一九七六年三月，诗作《灭火机》三首选入《中国现代诗选》韩文本，许世旭译，首尔乙酉文化社刊行。

四月，诗作《长颈鹿》到《匹茨堡》等七首，选入《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由齐邦媛、余光中等任编辑委员，书评书目出版社刊行中文本。

十一月，随中国现代诗人访韩国，与羊令野、洛夫、辛郁、楚戈等十人赴首尔访问，并赴板门店三十八度线，瞭望北韩之禁地，十二月五日经东京返台北。

一九七七年五月，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之聘，去该会任职。

七月，诗作《火鸡》到《逢单日的夜歌》等十七首，选入《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张汉良、张默编，源成文化供应社刊行。

一九七八年六月，诗人节，应《联合》副刊之邀，与老中青三代诗友二十余人赴溪头游览，并参加该报主办的“中国诗人的道路”座谈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诗作《遥远的催眠》《长颈鹿》《五官素描》，由张汉良、萧萧分别作精要之诠释，选入《现代诗导读》第一册，故乡出版社刊行。

一九八。年经老友画家李锡奇之引介，到《时报周刊》任职。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在美国生化界打天下的女诗人林泠返台探亲，本日下午假台北陆羽茶艺，与漳州街六君子，包括叶泥、罗竹、羊令野、商禽、辛郁、痖弦等茶叙。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应邀参加台北新象艺术中心主办的“中意视觉诗联展”。并当场集体创作《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长卷画作。

一九八六年六月，应邀参加环亚艺术中心主办的《台湾诗集——世界现代诗文库》，北影一主译，日本东京土曜美术社刊行。

一九八八年九月，《用脚思想》诗集，由汉光文化公司刊行。

九月，《梦或者黎明及其他》诗集，由书林书店刊行。

九月中旬，商禽单独飞到北京，与洛夫等六诗友会合，当晚参加在“全聚德”由诗人犁青作东的晚宴，与大陆老诗人艾青、冯至、卞之琳、晏明等相聚，并赠送刚出版的《用脚思想》诗集。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诗作《长颈鹿》，选入《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唐湜主选，四川辞书出版社刊行。

一九九二年五月，商禽诗集《冷藏的火把》瑞典文本、英文本，均系马悦然译，分别出版。又法文本书名《哀伤的鸟》，由艾梅里教授译，也同时出版。

八月，自《时报周刊》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休。

十月二日，由洛夫发起的“诗的星期五”第三场，由商禽、梅新联手担纲演出，本晚假“诚品书店”世贸店举行。人潮依然爆满。

一九九三年八月，《现代诗》季刊四十周年，商禽与林亨泰、阿翁讨论纪弦、黄荷生的诗，与现场爱诗人对话。

九月，独自到成都旅行，曾去广汉市凭吊前辈诗人覃子豪纪念馆。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六日，应邀参加“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诗朗诵会”，假台中精明一街社区举行，各人自诵诗作助兴。

九月，诗作《无言的衣裳》等五首，选入《新诗三百首》，张默、萧萧编，九歌出版社刊行。

一九九六年八月，张默以《我吻过你峡中之长发》长文，介绍商禽的诗生活点滴，刊于《联合文学》第一四二期。后收入《梦从桦树上跌下来——诗坛钩沉笔记》，一九九八年六月尔雅出版社刊行。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大陆中生代诗评家陈仲义，分别以《幻化：超现实的强大变异》及《意识流：闪回式自由联想》两节评论，引述商禽诗作多首，加以清晰深入的解说，该文收入陈著《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刊行。

一九九八年六月，应台北义德堂之邀，参加为古家具配诗行动，另有周梦蝶、管管、大荒、向明、辛郁、碧果、尹玲等老友参与，每家配诗一二首。

九月，《文讯》月刊第一五五期，林丽如专访商禽，以“变调的鸟”，来述说他的创作观与人生的体悟。

一九九九年二月，商禽诗集《梦或者黎明》，被选入由联合副刊与文建会合办的“台湾文学经典”书目三十种。其中诗集共有七种入围，另六家是郑愁予、应弦、余光中、周梦蝶、洛夫、杨牧的诗集。

十二月，大陆诗评家陶保玺，以《浊世中以脚思想者的苍凉战叫》为题十分详确评论商禽的诗，初刊《创世纪》第一二一期，后收入陶著《台湾新诗十家论》，二鱼文化，二〇〇三年八月刊行。

二〇〇〇年一月，诗作《长颈鹿》选入《新诗三百首》第二册，牛汉、谢冕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刊行。

九月，《商禽世纪诗选》，由尔雅出版社刊行。卷前收奚密长序《“变调”与“全视”：商禽的世界》，对其满溢超现实的语言意象，有特别另类的观悟。

二〇〇一年三月，商禽自画像（彩色），刊于《创世纪》第一二六期的封面，非常醒目而有艺术效果。接着痖弦、碧果、管管、辛郁的自画像才陆续登场。

八月，诗作《蚂蚁巢》到《平交道》等十六首，选入《二十世纪台湾诗选》，马悦然、奚密、向阳编，台北麦田中文版。而英文本、大陆简体字本，则分别在美国、大陆刊行。

二〇〇二年一月，应邀参加《纪弦回忆录》三大册假台北大安森林公园音乐台举行的首发式，本书由联合文学刊行。

六月，应邀参加第三十三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并于《创世纪》第一三三期撰文追述会议的历程。

九月，日本《蓝BLUE》文学杂志第七、第八期合刊，策划出刊"台湾创世纪诗人特辑”，内有商禽诗作多首，由尾崎裕日译。

十二月，《联合文学》出版马悦然文集《另一种乡愁》，举行新书发表会，特邀商禽与马氏对谈，向阳主持，商禽曾赞许马氏有许多舌头，令人莞尔。

二〇〇三年十月，诗作《站牌》到《飞行垃圾》等九首，选入《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诗卷》，白灵编，九歌出版社刊行。

二〇〇四年七月，应邀到花莲和南寺，参加录制“创世纪五十年诗朗诵DVD”，并自诵诗作。

二〇〇六年三月，《梦或者黎明》诗集德文本，贺致瀚译，在德国出版，采中德文对照，收诗作八十八首。

九月，《当代诗学》年刊第二号，出刊“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专号”，商禽以二十二票排名第七，进入十大。本次活动由孟樊、杨宗翰二人于二〇〇五年中致函台湾各门各派的诗人，由大家共同投票敲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尹玲首次拍摄“当代诗人风采”二十四家，内收商禽彩照一帧，刊于《创世纪》第一五三期之卷前。

二〇〇八年五月，诗作《散赞十竹斋》选入《二〇〇七台湾诗选》，白灵编，二鱼文化刊行，同时以本诗荣获二〇〇七年度诗奖。

十一月十一日，政治大学中文系与台文所合办的“承受与反叛——台湾现代诗与现代绘画的回顾”，由白灵发表专论“站在时代的缺口上——商禽诗中的超现实”。

十二月，诗集《商禽集》，列入“台湾诗人选集”，由台湾文学馆出版。

（本年表由作者的老友张默代为整理编辑）

描述

[←1]

原文如此，现作“加农炮”。——编者注

[←2]

原文如此。——编者注

[←3]

原文如此，现作"地"，下同。——编者注

[←4]

原文如此，为问号。——编者注

[←5]

原文如此，现一般作"讷讷"。——编者注